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一)

張伯行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正誼堂文集序

昌黎之文。跨越百代。同時如子厚習之輩。出其所作。磊磊明明。莫不互相雄長。然泰山北斗之仰。必歸昌黎。則以尊信孔孟。若原道及答孟尙書諸篇。提闡聖緒。力闢異端。實關乎世道人心。而非華而不根者比也。方今聖聖相繼。正道昌明。海寓承學者。類知宗仰濂洛關閩。以溯鄒魯之淵源。然高明之士。不屑乎近。希心頓悟。默浸淫於新會姚江之說者。多有之矣。於此有墨守程朱。心之身之。以助流聖化。昭示來茲者。吉光片羽。爲有識所珍傳。應不在昌黎下。大宗伯張清恪公。自幼卽志於聖學。積有年所。成進士。鎣官中外。聲施爛焉。余久欽慕其人。顧未得一接顏色。近得其正誼堂文集讀之。乃彌歎其所學之正。所得之深。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蓋公之生平。篤信子朱子。表章不遺餘力。大要尤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紫陽一脈。所以直接尼山者在是。故公之學問本末。一以是三者爲的。凡獻之大廷。嘉惠來學。無非直抒所心得。其有少異於是者。辭而闢之。毋少借焉。則是集之傳。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視昌黎爲何如耶。靑天白日。人共快其淸明。鳳凰芝草。世共知爲美瑞。余請卽昌黎之言。以爲是集必傳之券。時乾隆三年春正月穀旦。東軒高斌拜撰。

正誼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一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康熙四十六年
臺屬疊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康熙四十七年
請酌撥庫銀買米平糶疏康熙四十九年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康熙五十年
勅總督抗旨欺君疏康熙五十一年
卷之二……一七
疏二
澄陳被誣始末疏康熙五十一年
謝復任疏康熙五十一年
遺疏雍正三年

卷之三……三三
奏摺
請補道員奏摺康熙四十八年
薦江蘇藩司摺康熙五十二年
再奏設立社倉幷附條例摺康熙五十五年
遵諭條奏黃河摺康熙六十年
條陳泉湖摺雍正元年
卷之四……四一
公移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條陳分黃洩湖策
敬陳賑濟始末詳懇代題
卷之五……五三
檄文
飭置社倉捐積穀石檄

特飭官民平糶檄
申飭臺地應行事宜條款檄
通飭清釐保甲檄
通飭墾荒檄
教條
飭禁婚嫁喪葬華奢示
嚴禁透越之弊示
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卷之六……六七
書
答同年陳宮詹
答浙江彭學院
復師提督書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答蔡聞之
與蔡聞之
與黎寧先
與臺灣陳巡道
復候補李主政
與山陽縣徐令
與陳玉立
復原元功
與毛心易
上叔父
卷之七……八一
序一
立德部總序
立功部總序

立言部總序
氣節部總序
楊椒山文集序
楊大洪文集序
名儒粹語總序
二程粹言序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胡敬齋居業錄序
名儒文集二刻序
石徂徠文集序
黃勉齋文集序
羅整庵存稿序
陳布衣文集序
陸稼書文集序
卷之八……九七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小學衍義序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學蔀通辨序
養正先資序
家規類編序
讀禮志疑序
讀朱隨筆序
問學錄序
困學錄序
補刻泉河史序
補刻北河續紀序
鄭貞孝集序
卷之九……一一一

記
鼇峯書院記
紫陽書院碑記
仲夫子祠堂碑記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論
伊尹伯夷論
述而不作論
聖人可學而至論
論學
說
著述說
同姓不爲婚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卷之十……一二一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治河議
西北水利
救荒事宜十條
卷之十一……一三九
傳
許魯齋先生傳
薛敬軒先生傳
胡敬齋先生傳
稐留山先生傳
卷之十二……一四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謚恪勤陳公墓誌銘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祭文
祭倪鬱洲夫子文
祭冉永光文
雜著
紫陽書院示諸生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續集

卷之一……一六三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康熙四十七年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題報墾財神疏康熙五十年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康熙五十三年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康熙五十三年
明白回奏疏康熙五十四年

摺

請緩徵摺康熙四十九年
告病摺康熙四十九年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雍正二年
條陳摺雍正二年

表

恭進濂洛關閩書表康熙五十二年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擬請鄉舉里選疏
擬請防閩海疏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閘座咨文
通飭各屬刻日完報檄
申禁盤運米石檄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檄
劉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詳盜檄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遛檄
飭禁橫抽鹽稅示
諭植桑養蠶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勸諭招商販米平糶示
卷之三……一九五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陸宣公文集序
柳文序
韓魏公文集序
三蘇文序
張橫渠先生集序
朱子文集序
張南軒文集序
呂東萊文集序
陳北溪文集序
文文山集序
謝疊山集序
羅整庵困知記序
魏莊渠集序
卷之四……二〇九
序二

易經提要序
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濂洛關閩書序
小學集解序
朱子學的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性理正宗序
居濟一得序
漳浦蔡氏家矩序
盡心錄序
王學質疑序
松陽講義序
冉永光八十壽序
費晉陶六十壽序
卷之五……二二七

書
與浙江王撫軍
答貴州劉撫臺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答陳滄州
答宋藩司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與冉永光檢討
答黎寧先
與湯素一
答江西某鹽道
與友人
與友人
卷之六……二三九

記
請見書院記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傳
羅整庵傳
冉蟫庵傳
文學華理奇偕配孺人合傳
卷之七……二五一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實陞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太學生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考授州佐潛若程君墓誌銘
墓表
翰林侍讀澹成陸公墓表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卷之八……二六七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書表忠錄後
東嶽廟祈晴祝文
圓妙觀祈雨文
羅氏宗祠碑文

正誼堂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著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 康熙四十六年

爲謹陳閩省地方等事。竊臣一介寒儒。蒙皇上特恩。委以巡撫重任。莅事以來。日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爲念。切見閩省地方人衆田少。數十年來。我皇上覆育休養。生齒益繁。而額田未盡墾復。雖當豐年。所入不足供一歲之用。專賴各處商船帶米接濟。故米價易貴。民食維艱。臣六月到任時。以雨澤愆期。米價益貴。臣多方料理區處。使百姓不致失所。又虔誠步禱。以皇上愛養黎元之意。籲天告神。甘霖大沛。各府先後得雨不齊。雖臺灣業經報災。通計全省。尚稱有收。但恐來歲春夏之交。各處商販不至。米價一時增長。窮民恐至艱食。臣身任地方。不得不豫爲籌畫。仰祈皇上俯念民食爲重。許臣於藩庫動借存貯備賑監穀銀三五萬兩。委官往湖廣、江蘇、江西、廣東、地方買米平糶。秋收照數還庫。並祈敕部咨行該地方督、撫、臺屬疊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 康熙四十七年。不得阻閉。庶採買得便。而民生大有裨益矣。

爲海外疊被災傷、編民備極困苦、僉懇詳題帶徵額粟、以甦民命事。該臣看得臺屬一郡、孤縣海外、民鮮蓋藏、所賴時和年豐、以給朝夕。康熙四十四年、適罹旱災、該年應徵額粟、荷蒙皇上特恩、盡數蠲免。四十六年、又值亢旱、禾稻失收、經臣查明災傷、分數題報、復蒙聖恩、照例蠲免。闔郡生靈、感激歡呼、惟是蠲免之外、該府屬臺、鳳、諸三縣、四十六年分尙應徵粟一十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石四斗零。臣仍檄行照數徵收造報、以副奏銷。去後、茲據布政使金培生會同署糧驛道事分巡延建邵道僉事陳廷統詳、據臺灣府知府周元文、署臺灣縣事臺灣府同知孫元衡、鳳山縣知縣宋永清、署諸羅縣事鳳山縣知縣宋永清、據闔屬里民環庭僉籲、以疊罹荒歉之後、米價騰貴、升合艱難、汪洋大海、告糴無門、徒有急公之心、已當束手無策、請題帶徵、幷準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移報、前由該司道查、以臺郡邇年連遇旱災、百姓俯仰不繼、值此青黃不接之候、責其辦完十餘萬之粟石、徵比勢必不前、是使小民徒受敲扑、究於國賦無補、請將臺灣縣康熙四十六年分應徵額粟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二石六斗零、鳳山縣應徵額粟四萬二百五十八石四斗零、諸羅縣應徵額粟三萬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三斗零、於四十七、八兩年帶徵、所徵前項額粟、仍彙入各年奏銷册內、一併報部查核、以舒民力、以廣皇仁等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會同閩、浙、總督臣梁鼐合詞具題、伏乞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酌撥庫銀買米平糶疏　康熙四十九年

爲購米必須動帑、平糶方能濟民、循例題明、仰祈睿鑒事。竊照臣屬江蘇淮揚等府、前經連年水旱、荷蒙

皇上格外施仁。頻蠲疊賑。億萬飢民固已各霑實惠。惟是江省爲東南重地。生齒繁衍。民鮮蓋藏。蘇、松、各府上年雖稍獲有秋。而完辦糟糧之外。所存食米無幾。淮、揚、徐三屬災民困苦尤甚。所領賑銀。止供舊冬卒歲。入春以來。米價日貴。小民餬口殊艱。臣荷聖恩。調撫此邦。夙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爲念。自莅任後。察知淮、揚、徐所屬海、高等十三州、縣、幷徐州一衞。災黎饑餒。堪憐。業經題請再賜賑恤。見候部覆。而當此麥秋未屆之時。窮氓枵腹皇皇。不能終日。敢不詳爲籌酌。以副聖天子惠愛元元至意。臣查外省各商販到米石。因災區既多。糴者亦倍。凡巨艘所載。朝發糶而夕已完。糧食漸少。價值漸增。煢獨無告之民。視升合爲庾釜。除臣已經飭令各府、州、縣、勸諭鄉紳、富戶、先爲捐助以濟貧民外。目下接濟之策。惟有酌撥銀兩。於鄰屬產米地方。並本省價賤之處。採買運歸。減價平糶。務使米日多而價自平。則災黎可以度日。幷據蘇屬之吳縣、崑山、松屬之上海等縣。以災祲之餘。民間元氣尚未全復。今值青黃不接。仰事俯育之謀。每多不給。紛紛詳籲。康熙四十九年地丁。欽奉上諭暫停解京。存留本處。請每州、縣、酌動見徵地丁銀二三千兩。於產米地方。及米稍賤之處。購歸減價平糶。以資閭閻日用。待米賣完。照數歸補原項等情。但淮、揚、徐、被災各州、縣、本年地丁銀兩。欽奉皇恩蠲免。本地無款動支。臣請於江蘇藩庫見存銀兩酌撥銀一二萬兩。差委賢員。星赴隣省產米及各處價賤之地。照依彼處時價購買。務於三四月內陸續運回。分發被災各屬。減價平糶。將糶完米價銀兩隨即歸還司庫。一轉移間。在國帑毫無虧損。而裨益地方實非淺鮮。臣因溥救窮黎起見。恐候部文遲延時日。見在動支司庫銀兩。委員買米。速運淮、揚、徐三屬。減價平糶。

幷飭合屬酌動庫項專差購買運回發賣以起此溝中之瘠專擅之罪仰祈皇上原鑒施行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 康熙五十年

爲閩省獲賊已解縣案待質未明仰請敕部審覆定擬事竊照海賊鄭盡心等糾夥在洋肆行劫擄復至盛京錦州雙島溝地方登岸搶掠被官兵趕殺敗走回南奉旨行文各省嚴加搜捕已經閩省拿獲見在解部質審茲准閩省督臣范時崇移送鄭盡心等審供解部一案揭帖到臣查揭開各盜所供歷次行劫俱在閩浙山東等處外洋未及江省被失之案並無失主姓名可稽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初八日據上海縣詳一件海賊劫貨焚舟等事內稱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十九日據本縣船戶張元隆呈稱有自造貿易沙船一隻領本縣上字七十三號牌照於本年六月初六日裝載各客布疋磁器貨值數萬金從海關輸稅前往遼東貿易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文登縣界馬島嘴地方遇賊鳥船兩隻吶喊揚帆與隆船相近斯時幸有隨帶護船炮火連發兩門賊不敢逼彼此相持兩晝夜至二十一日隆船停進近岸謂哨船聲援可保無虞孰知二十三日賊又增駕鳥船三隻而汛口絕無一兵防衛客商水手寡不敵衆驚惶無措急登脚船渡岸逃生賊遂上船罄搬貨物炮火兩門並遭劫去將隆船縱火焚燒竟成焦土該地陸路汛官馮守備雷千總張把總目擊心傷苦無舟楫追捕亦惟相與欷歔太息而已竊思荷蒙聖恩大弛海禁原期足國裕民緣海寇連年肆劫阻截商旅特奉俞旨造設船隻在洋巡緝各省官兵往來會哨定有處分嚴例蓋欲彌盜安民商稅胥利乃該地弁兵逍遙河上坐視賊船圍商四日曾不一救試問朝廷

設官養兵之意謂何。竟虛糜俸餉者是也。查得東省鎮標林游擊係福建人氏。今日之海賊大半俱係閩人。桑梓情深。往往縱漏。即如本年六月十七日。有計永吉船。裝載客貨。在山東膠州界被賊刼殺。巡哨船隻目覩不追。縱賊逸脫。反擒永吉人船。陷良爲盜。以攫虛名。則平日之養盜不緝。見刼不救。又彰明較著者矣。抑隆更有慮焉。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儻宵小黨類日繁。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爲地方隱憂。凡有封疆職任者。能不爲之過計乎。事關海賊刼商。時値本縣公出。含冤無愬。先經具控提督、海關。通蒙移咨東省各院。但隆係治下子民。哭叩恩賜通詳督、撫兩院。轉咨東省督、撫、提、鎮。嚴飭巡哨兵弁。併力剿滅。並檄文武各汛密緝盜船。捕獲正典。等情前來。據此。審問船戶張元隆口供。與原呈無異。當經移咨山東撫臣蔣陳錫緝盜追贓。併行按察司在案。臣查。此案失事在東省地方。船戶所報。無從察其虛實。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六月十二日。被南風打到山東。十八日。到勞山內洋刼奪裝貨空沙船。水手二十二人。人船俱爲留用。又遇著陳姓之船。招他入夥。不肯。十九日早。船被石撞破。因自燒焚。人亦散去。只有伊結拜兄弟四人。搖著杉木船來投我等語。查鄭盡心所遇陳姓。供係陳應龍。是否即係陳明龍。應聽部臣訊奪外。惟是船戶張元隆呈報。於上年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遇賊相逼。而鄭盡心亦供。於是月十八十九等日。在山東內洋。復遇陳姓。欲招入夥。是彼此俱在東省。所遇日期相同也。張元隆之船稱被賊焚。陳姓之船。鄭盡心供撞破自燒。是所供燒船又相同也。惟張元隆供在山東馬島嘴。鄭盡心供在山東勞山。未知馬島嘴即係勞山否。或係相近之處。且張元隆在東省稱在岸上望見燒船。不知是爲賊

所燒。還是船上遺火自燒。在上海縣竟供報賊焚其船。並稱未在山東告狀。情詞閃爍。則張元隆之船貨是否係鄭盡心劫燒。與陳明龍自燒之船。是否卽係張元隆自燒之船。均未可定。更可異者。張元隆一船戶耳。乃呈稱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儻宵小黨類日繁。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爲地方隱憂。似張元隆又豫知鄭盡心有盜京之行。此中疑竇。非究訊陳明龍、鄭盡心、不能明白。今陳明龍先已解京。鄭盡心見又解部。應請部臣提齊質訊。以定虛實。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據上海縣詳。一件報明海洋被劫事。內稱華亭縣船戶張永昇呈稱。身領華字九十號縣照。及江南海關部牌。攬裝茶葉、布、碗等貨。在本關輸稅。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前往關東貿易。因風汛不順。停通州廖角嘴地方。於九月十八日。遇賊駕鳥船八隻。放炮鳴鑼。上船行劫。搬去布、碗、胡椒、紙爆、幷護船炮、關牌、縣照、及頭桅、篷錨、杉板一隻。擄去水手馬祖一名。拘留昇船。直至十月初六夤夜逃回等情。又據上海縣呈報。被擄水手馬祖。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赴縣稟報。身係張永昇船上水手。在廖角嘴遇賊。被捉過船。至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建福寧州地方釋放登岸。同伴一人曹三。稱係崇明縣人。亦在客船被擄。同至蘇州分路。祖於今二十六日到家。伏乞賜報等情。訊據供稱。賊是福建土音。在盡山見有客船。放船追趕。不曉得賊姓名。約有六百餘人。船上白心黑鑲邊三角旗號。錄供通報前來。當檄江蘇按察司提訊確供。勒緝賊、盜務獲。並提同在賊船放回之曹三。究明於何年月日。在何處地方。係何客船上被擄。查取疏防職名報參。經臣先疏題明在案。比臣奉旨在上海縣會議出洋搜捕事宜。就便提訊船戶張永昇。據供。上年九月十八

日在通州廖角嘴海洋被賊駕烏船八隻行劫即將身船帶往盡山海面後因賊瞭見有洋船經過放船前去打劫昇於十月初六乘夜砍纜脫逃其被擄水手馬祖供賊是福建土音聞有哨船緝捕於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寧州地方放回今又據江蘇按察司詳稱船戶張永昇已往山東貿易同行之曹三據崇明縣稱未開明切實住址無從查拘隨提馬祖覆訊據供上年九月初一船到廖角嘴守風至十七日開船走一日一夜十八日午後遇賊烏船八隻鳴鑼吶喊把船上布、碗等貨都搬過船我亦被賊捉過船去賊首鄭盡心副賊鄭盡海自去年七月裏在關東打仗回來前供恐說出鄭盡心來有罪故不敢指明同行曹三據說是張永昇船上水手去年七月裏在山東被劫同我一齊放回住在崇明縣史橋河地方離南門十里路等供合將疏防職名開報題參至馬祖從賊船放回有無通同情弊見在嚴提同回之曹三到日究明另詳等情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上年九月十五日船至盡山住十天九月二十七日見有一東洋船來八隻船就去打劫鄭盡心一船被風打壞到東湧山又住二十天分贓散夥於十一月初三日到福清沒汛口地方上岸等語是永昇船貨被劫正鄭盡心等住船盡山之日而賊駕烏船隻數亦與永昇所報相同且十月二十八日自福寧州放回馬祖曹三計與鄭盡心等分贓散夥之時不甚相縣見據馬祖供出賊首姓名又皆符合則張永昇被劫一案似難舍鄭盡心而別緝夥黨特以事屬隔省未經究及故鄭盡心等隱諱不吐耳再據賊夥林菇蕊供將船攙駕到盡山來時二隻沙船已壞就放他去而永昇稱在盡山砍纜脫逃是否逃回或係賊放并請部臣訊明示覆以便酌審定案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據崇明縣詳一件稟報事內稱蘇松水師營弁兵出洋巡緝於八月初三日在大洋山南盤獲趕繒船一隻查驗船票係松江府華亭縣於四十八年九月初三日給票載耆舵水手余元亨等共二十五名俱本縣人氏江南海關照票亦係四十八年八月內給發訊問該船人等有舵工水手二十三人係福建籍貫又水手二名係寧波人氏又有搭船福建人余廷文等共九名客商王熙安鄒吉王文卿孫三合趙直施元生等六名幷據余元亨張任等供出華亭縣照票是上海牙行張御科領的錄供詳報前來當將照票籍貫不符奸良莫辨緣由具摺奏明一面行提該船耆舵水手人等據崇明縣申解前來飭發上海常熟華亭三縣究訊據詳舵工水手二十五人俱係頂名蹤迹無定余元亨不能隱匿衆犯亦一一供出當將各犯飭發上海縣收禁即令查拿冒領照票之牙行張御科解審隨委常熟縣知縣章曾印同署上海縣印通判周葑訊問口供當據章曾印將張御科交與周葑取有該縣收管在卷臣於本年正月搜緝事竣回署於二十三日檄行該縣提弔一干人犯究審續據該縣於正月二十七日申報張御科又名張羽可即張元隆於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等情查張元隆先據該縣具有收管患病之日因何不即申報且收管何處所患何病醫生何人所服何藥病故之後該縣曾否親加驗明並無印甘各結申送見在駁查是否徇縱捏飾並提親屬查究亦無解到臣思張元隆身死是眞則其畏罪可知若係詐死其情更屬叵測臣又查上海縣造報四十五年出海船隻册內開有船戶余亨舵工張任林永祥等二十三人與華亭縣余元亨船上耆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保結未知又係何人頂冒

撐駕尙未查審著實。又據上海縣詳報。余元亨於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在獄等情。批行江蘇按察司確查有無致死滅口。幷提見犯究審。至今亦無詳覆。臣查張元隆開張洋行。聞其立意要造洋船百隻。今已有數十隻。招集異鄉水手。假名冒籍。請關縣牌照。藉稱貿易。往來東西二洋及關東等處。查其出海船隻。有稱遠洋未歸者。但商船照票例應一年一換。豈容逗遛在外。久不歸里。臣以爲海洋賊艘必由內地成造請照。今鄭盡心等雖經弋獲。而原駕之船與散去夥黨水手尙無著落。其盤獲余元亨一船。亦係張元隆經領照票。在船舵水手內多閩省人氏。假名冒籍。據張元隆原報劫貨焚舟云。海賊大半福建人。今伊乃盡用福建人氏。且冒華亭籍貫。其意何居。臣訪得上海縣張元隆聚衆爲非。聲名甚著。家擁厚資。東西兩洋。南北各省。傾財結納。稔惡已久。今雖據報身故。而黨援甚衆。臣以愚忠。竭力窮究。恐將暗受其害。但臣受恩甚重。不敢一毫欺隱。利害所不暇顧。惟望皇上鑒臣微悃。時賜體察。則臣忠愛之心庶得常效於君父之前矣。除張元隆海船見在確查外。惟是鄭盡心等已經解部。誠恐審明正法。臣屬張元隆、張永昇被盜二案。與盤獲余元亨等一案。質證無人。縣案難結。相應具疏題明。聽候部臣提集陳明龍、鄭盡心等逐一究審。曾否在東省馬島嘴劫貨燒船。江南廖角嘴劫取布碗等貨。拘留船隻水手。並余元亨等船上供出頂名冒籍舵水手人等。有無同夥在內。及張元隆卽張羽可平日有無熟識。錄取確供。行臣知照。以便覆審定擬。事關海洋重案。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敕部審覆施行。

勅總督抗旨欺君疏 康熙五十一年

爲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旨解任併審、以正國典、以彰公論事。竊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欺君之罪。莫大於抗旨。我皇上臨御以來。萬幾總歸聖斷。鉅細靡遺。內外臣工。孰不奉法惟謹。從未有抗旨欺君。營私壞法。如兩江總督臣噶禮者也。其受朝廷豢養。不爲不久。蒙皇上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者。自當凡事恪遵聖訓。仰體聖懷。以圖報效。而其大端。無過於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到任後。所轄兩省大小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迹昭著。亦可藏垢包荒。守正不阿者。雖廉潔自持。難免吹毛索瘢。此久在皇上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瀆贅。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至於如此之極。迨後衆口難掩。正主考臣左必蕃不得已具題。疏內原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之說。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至部覆奉旨。這事情著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左必蕃、趙晉、俱著革任。發往質審。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卽自蘇抵揚。公同會審。據左必蕃供。程光奎六月二十六日到京。二十八日趙晉已點江南主考。程光奎往見趙晉說。爾我誼同兄弟。中式不要謝禮。但與左家銀八千八百兩。趙晉起身。到常新店。與程光奎同宿一夜。關節是他給程光奎著姚陶交與方名。程光奎原與趙晉、姚陶、楊緒、結拜四弟兄。人人都曉得。傳聞趙晉四千兩楊緒四千兩。又聞趙晉得五千兩。楊緒止得三千兩。程光奎供。並沒有關節。場內文字。實出己手。令默寫原卷。稷黍訛稷委。黓稔訛黓穩。棄置訛器置。化成訛化誠。鑫淼鑫字竟不成字。其文非出己手可知。方

名供。程光奎從來並不識面。及再三研訊。又供。去歲山陽煮粥賑饑。程光奎之父程用昌獨設一廠。程光奎曾在廠中料理。因常去查賑。纔得認識。嗣後時常往來。見伊書房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文字。曾看過。後來場中遇著。料是程光奎之文。因薦與主考。卽不中。也見得我的情。不意竟中了。這是自己一念之錯。尚有何辨。又據左必蕃供。吳泌中式。是他父親吳榮贊給他二萬銀子買的。據吳榮贊供。是余以介、俞世臣、員星若、引誘小人兒子買舉。不知數目多少。中有金子、珠寶。是向人家借來的。吳泌供。原與俞世臣、員星若、議買舉人。銀八千兩。場前交金子十錠、銀二千兩。場後又交銀二千兩。還有三千兩未交。關節是其實有三字。係俞世臣所給。文字係揚州府學生員相權所作。與他五十兩銀子。隨驗吳泌硃墨卷。頭場首篇破題內果有其實有三字。俞世臣供、吳泌買舉人是八千兩銀子。還有三千兩因事發沒交。是員星若管的。星若說是安徽葉撫院門路。及去詢問。葉撫院迴避不見。小人怨他誤事。他說另有一條門路。包管穩中。中後交銀子便是。員星若供。小人是安徽葉撫院門生。吳泌八千兩銀子。是葉撫院五千兩。海防廳葉同知三千兩。督臣大怒云。眞乃大光棍。葉撫院已死。還說他做甚麼。若再提起。定要把兩腿夾折。又供十五錠金子交與布政司書辦李啓。小人跟隨到衙門前。看著拏進裏面去。李啓說。交與家人軒三。關節是軒三交與李啓。李啓交與小人。場後。李啓向軒三討信。軒三說。薦得極高。後來果中第十三名。李啓供。小人是安徽布政司書辦。本官家人軒三向小人說。今年主子做提調。有買舉人的攬來。後來遇著員星若。說吳泌要買舉人。小人向軒三說知。軒三遂進去裏面商量出來說。做得。小人往揚州驗過銀子。

問到江寧軒三叫小人在茶館裏等著他到承恩寺拏出一小紅封說是關節小人交與員星若是實督臣又大怒云馬藩司不是主考亦不是廉官那裏來的關節可實說關節是何人給的臣隨勸督臣云欽差大人奉朝命來我等今日審事儼如至尊在上一般不可動氣況且皇上旨意要徹底詳察豈可使衆犯閉口不言督臣云我不曾說甚麼衆犯口供鑿鑿因安徽督撫尚未到揚臣又係下江巡撫不能行提上江布政使家人欽差大人令督臣行提督臣不肯去拏欽差大人隨傳馬逸姿要軒三據馬逸姿回稱這都因本司揭報場屋事挾仇妄扳員星若先供葉撫院要銀五千兩葉同知要銀三千兩今又供本司要銀三千兩豈不是挾仇妄扳查先據員星若供葉巡撫五千兩葉同知三千兩之語外邊並無人知馬逸姿如何曉得必有奸人暗通消息與馬逸姿者矣欽差大人云把軒三送出來訊後便知虛實後復訊李啓據供初六日晚吳泌向小人說當把口供酌量改變若不改將來夾棍恐喫不起軒三到案據供因小人主子揭報吳泌買舉人他挾仇買出光棍來扳著主子查此案正主考於九月十八日具題馬逸姿等於二十八日方詳報到臣如係挾仇豈有不扳主考反扳馬逸姿之理隨夾訊軒三據供誰使銀子卻使我替捱夾棍又供審事大人的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臣云畢竟問他是誰的頭長不住審事大人因甚麼頭都長不住督臣不答欽差大人云此時已交三更可將夾棍鬆了遂俱散訖次日傳馬逸姿問昨晚軒三說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是怎麼說馬逸姿云他沒這話因著馬逸姿去問軒三飾辭云是說正副主考臣又詰馬逸姿正副主考是聽審之人並非審事大人馬逸姿無言自此以後一月有餘並不敢

復審軒三矣。及復審據李啓供。發榜後。到揚州取金銀交與軒三。小人問他要議單。軒三遂將議單交與小人。回來交與員星若。審王曰俞據供。涇縣陳天立到我房裏說。有其實有三字關節卷子。是有人託過的。遇著替我薦一薦。中不中憑他。後來此卷分在本房。看他文理順通。遂薦上去。正主考先讓副主考官看。副主考說。這就是易五房好卷子。就取中了。又問陳天立。是誰託爾來。據供。是副主考。此案審取口供。俱係欽差大人所帶部中書辦寫錄。臣原不隨帶書役。且年逾六旬。事多健忘。不能全記。惟擇其要者。爲皇上陳之。則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之罪。昭然無可逃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直臣。今賄賂公行如此。督臣駐劄省城。若欲委爲不知。彼素矜明察。非尋瑕者比。見據督臣向欽差大人云。今科舉人有一大半是副主考賣的。知之最詳且確矣。而不即據實入告。則督臣必有不敢明言之隱。其弊不獨在副主考可知。迨審據員星若、李啓供出葉撫院、馬布政使、通同賣舉情由。督臣兩番大怒。不容直說。欽差大人令其提拏軒三。堅執不允。是誠何心。且據軒三供。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即應詰審事大人是誰。頭長不住。大凡人臣非有欺君壞法之罪。不至頭都長不住。臣查彼時安徽撫臣尚未到揚。審事者止有欽差大人臣與督臣三人。不知軒三所指何人。若指欽差大人。則奉皇上特簡而來。斷不肯作欺君壞法之事。自干三尺。軒三輒敢妄言汙衊。使之不敢公審。小人之放肆已極。朝廷之體統安存。若指督臣而言。則督臣必有欺君壞法之事。爲軒三所深悉。故雖於大廷廣衆之前。直言指斥。督臣不得不隱忍付之不聞耳。若謂指臣而言。自問服官以來。雖才庸性拙。從未有欺

君壞法足取殺身之罪者。久邀皇上睿照。此等情節。皆不容不細加推鞫。乃連日惟將李啓等屢加究詰。要犯軒三總置不問。臣若參酌一言。令緩問李啓。宜訊軒三。督臣即變色以惡言相加。竊思此案關係匪小。奉旨徹底詳察。督臣必不肯詳察。奉旨嚴加審明。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輿論也。況監生鄉試。例由地方官查取地保族鄰甘結。加結給文。由學臣錄科送考。以防頂替。今查程光奎本名程建常。原籍徽州。見住淮安地方行鹽。係兩淮巨商。乃頂冒蘇州府吳縣程光奎姓名籍貫。不由地方官查明出結。亦不由學臣錄科應試。係督臣大收送考。則督臣之違例營私。監臨、提調之通同舞弊。更彰明較著。雖百喙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將通同作弊之人。仍爲奉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自吳泌令李啓改口供之後。至今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煩瀆聖聽。至欽差戶部尚書臣張鵬翮素稱鯁直。豈畏强禦。只因伊子張懋誠見任安慶府懷寧縣知縣。係安徽屬員。總督得而挾制之。布政司亦得而挾制之。父子天性。恐遭陷害。不能不瞻顧掣肘。督臣欺君壞法之罪。又何能直達於聖天子之前乎。督臣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其貪殘暴橫。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祗緣權勢赫弈。故默默以避禍耳。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莫不爲臣寒心。但自念一介豎儒。由候補

中書科蒙皇上洪恩特授濟寧道由濟寧道特陞江蘇按察使由按察使特陞福建巡撫復蒙恩調補江蘇受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敢於欺皇上臣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聖明在上督臣即甚殘險亦未必能加害無辜也臣又何憚而不言哉爲此據實直陳仰祈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總督臣噶禮即行解任一併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則承審之官亦無瞻顧懍遵嚴旨徹底審明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培一時之士氣振千古之綱常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皇上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緣係題參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正誼堂文集卷之二

疏二

瀝陳被誣始末疏 康熙五十一年

題爲瀝陳被誣始末、仰祈容鑒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聖恩、畀以封疆重任、自調撫江蘇以來、庶務殷繁、才識短淺、時深惕勵、惟期勉圖報稱、而秉性僻執、疾惡如仇、未肯阿附、以致同惡相濟之輩、畜謀傾陷、匪朝伊夕。臣之功名身命、早已有所不計。前因會審江南辛卯科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旨、訊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間立議之李啓等、供出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家人軒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乃督臣噶禮專權抗旨、曲意庇護、不容究訊、其情形與臣從前風聞督臣通同賄賣、幷要銀保全之輿論、正相符合。是以不敢扶同徇隱、於正月十九日先疏題參。督臣聞臣具題、摭拾虛詞、欺誑聖聰、欲圖報復、茲接閻邸鈔、蒙皇上洪恩、將臣與督臣俱著解任質審、聖明已無私照、曲直自有攸分、臣亦無庸再瀆。但督臣誣妄過甚、合就其誣臣各款、逐一分晰、爲我皇上陳之。如一款稱、因前冬奉旨出洋搜賊、臣止督臣不必前往、恨不聽從、遷怒於爲督臣僱倩舵工之船、行張元隆、陷以通賊、牽累多人、將元隆兄弟子姪淹禁不釋、既致元隆被逼身死於前、復拖斃元隆胞弟張五於後、謂臣違旨逗遛、挾私致斃

多命等語。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准部文。令帶領官兵搜緝海賊鄭盡心等。臣卽專差齎咨馳赴江寧。與督臣會商。據該差回稱。督臣於十二日已往鎮江坐艙犂船出海矣。臣標並無戰船水師。正與本標將弁酌議作何速往搜緝。又聞督臣從鎮江由運河來蘇。臣遂出郊遠迎。十六日督臣到蘇。臣問所往。督臣云往上海出洋。臣思由江出海。則盡山花鳥一帆可達。若由上海出口。實屬迂遠。未知督臣之意何居。十七日督臣開行。臣亦於是日帶領官兵隨往。是臣本欲出洋。豈有反止督臣之理。於十九早。同抵上邑。提臣師懿德亦卽繼至。據提臣云。接到部文。卽委蘇、狼二鎮總兵出海。已據蘇鎮穆總兵報文。於十五日出洋矣。督臣又將穆總兵差人趕回。臣與提臣俱不解其何故。自至上海。每日在出海船內擺設品物。直至十二月初六日。始由吳淞江出口。卽聞其欲由浙江寧波入口。臣以出海緝賊之船。何須鋪設華美。江南之官。何必由浙江邊道。心竊疑之。只得向牙行僱募民船同往。而民船止可裝貨物。不堪用以捕賊。曾商之督臣。據云。船上旣無器械。又無水師營兵。駕此出洋。豈不有損國威。因無船可乘。又恐沿海內地或有奸黨潛藏。巡哨亦宜嚴密。臣與提臣分頭偵緝。當經具摺奏明在案。何爲違旨逗遛。至張元隆的名張豐。係監生。考授州同之職。訪聞四十九年九月間。元隆聞鄭盡心等在奉天敗走。恐致破露。卽使伊弟張令濤蚤入督臣內幕。多將洋貨賄賂。其督臣在上海十數船所鋪設者。皆元隆所餽也。伊弟張令濤押船護送至寧波入口。運赴江寧。臣始悟督臣之不由鎮江出海。而先至上海。不仍由上海入口。而又至寧波。以及停泊上海半月有餘。鋪設多船之故。皆借出洋緝賊之名。爲裝運貨賄計耳。其所拏之賊犯。

人皆傳其從寧波定海得來。通省官民無不知之。第以事屬風聞。未敢輕爲入告。比時先有崇明水師營兵在洋盤獲余元亨等趕繒船一隻。在船者舵水手俱係福建人。所與執華亭縣照票內姓名籍貫互異。訊據供張元隆代領。臣飭署上海縣事常州府通判周葑、常熟縣知縣章曾印、提訊。元隆託病不出。周倅、章令、親赴元隆家取供。至伊書房。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之駭異。嚴飭拘拏。兩官見元隆與督臣交好。止據周葑出具收管申送。內稱收管在家。臣以爲既經收管。即應拘禁。何得聽其在家。遂經駁回。令其另具收管。收管雖換。元隆仍優游在家。夫一牙行。而能制地方官不敢提問。則其所恃之大有力者。已可概見。迨臣回署之後。行提余元亨、張元隆等解蘇發審。始據周葑申報。元隆在家病故。臣因元隆往來海洋。黨援甚衆。其時鄭盡心等雖經拘省獲解。而其夥盜尚未全獲。仰體皇上寧謐海疆至意。恐係兩相認識。故又題請敕部審取鄭盡心等確供。以便定案。今見查出元隆自置船隻。皆以百家姓爲號。頭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周五華之類。則其立意要洋船百隻之說不虛矣。又經臣親審華亭縣經承。據開出元隆在該縣冒領照票之船。有楊日昇等二十八隻。俱非華邑民人。一處如此。其在別縣移甲換乙。冒領照票。當又不止百隻矣。此等船隻共有若干。何人撐駕。何處貿易。因何久留外洋。並不回縣換照。必須徹底清查。庶無隱情。是以不能遽結。並非無故遲延。其案內張思永、張藻文等。皆元隆手足腹心。元隆平日妄爲。實思永等附和助惡。元隆已死。安得置思永等於不問。何爲牽累多人、淹禁不釋。至元隆病故。據報有醫生王禹九及親屬地鄰人等咸供該犯先於四十九年七月內染

患吐血病。醫治不痊。延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身故。有該縣印文可據。而思永等見俱在案。並未報故。案內又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誣臣以逼死元隆、拖斃張五二款稱。原任上海縣知縣許士貞係臣同窗好友。將徐君祥失事一案。拖斃王三等八人。誣拏邵傅等二人。始終庇護。將四十八年四月內所獲之犯。改爲十一月內乃獲。並將久已拖斃之王三等八人。於上年二月。尙以見在咨題。冀免士貞處分。案內止存一稗子張四。仍淹禁不結等語。查徐君祥失事。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至四月內。拏獲盜犯張四、王三、潘四、盛長生、王才、王五、老虎、東王四、王連、潘滿九名。督臣於四十九年九月間咨參武職年限。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改作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等日獲犯具詳。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許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捏飾。據詳咨部。迨後十一月內。據該司詳題承審遲延。與五十年二月內會同督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所改月日。臣因巡撫應聽總督節制。不能據實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懦所致。而捏改獲犯日期。並以拖斃盜犯稱爲見存。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爲冀免士貞處分也。至此案據報獲犯十一名。內王三、潘四、東王四、王連、王才五名。係四十八年間取供後病故。在臣未經到任以前。而盛長生、王五老虎、潘滿三名。於四十九年正月內報故。俱在臣甫經莅任之際。邵傅、徐賢二人。審非眞盜。卽已省釋。其已死八犯。有無誣拏致死滅口情事。邵傅等是否官捕誣良。或係盜夥妄扳。經臣嚴檄按察司逐加究明。例應隨招附參。並非徇庇隱諱。至張四一名。審係上盜時年僅十四。前據臬司招解。經臣提訊。供詞與司招不符。臣仰體皇上愼刑至意。駁飭覆審。並非淹禁不結。臣與許士貞雖同籍河南。臣係開

封府儀封縣人。士貞係歸德府虞城縣人。相去二百餘里。何得揑稱同窗。且士貞在四十九年九月降調離任。爲臣屬員。不滿數月。何誣始終庇護。三款謂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總督查富戶。竟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府同知施世驊捕獲盜首。臣因囑陳鵬年不行究賊。致斃在獄。反參施世驊爲誣良。指臣縱盜殃民等語。臣查保甲之法。爲靖盜安民善政。屢經奉旨飭行。凡屬臣工。敢不奉行惟謹。不特督臣循例通飭。即臣莅任之後。亦經嚴飭舉行。至今各屬奉行無誤。江蘇係水陸通衢。五方雜處。最易藏奸。故盜案比他省較多。自臣到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稍彌。何反謂盜賊充斥。誣臣縱盜殃民。至長州縣陸鳴欽被盜。獲犯夏麻子。據臬司詳。係施世驊訪知該犯素行不端。檄行長邑關獲。迨審非眞盜。解府覆訊。蘇府不即轉詳保釋。以致監斃。開列施世驊訪拏不實。與陳鵬年不即審釋。各職名通詳。臣與噶禮會疏題參。續准部覆。以夏麻子到案並未刑訊。自認同夥陳四等行劫。復審改供監斃。或有滅口開脫夥盜。令將眞情查出。題參再議等因。臣隨檄行按察司遵照。續據革職按察司焦映漢詳覆。夏麻子拏獲到案。所供夥盜陳四等姓名數目。前後不一。歷經查拏。並無其人。供認劫分錢數衣服。亦與失主原報不符。實非行劫陸案眞盜。其供出夥犯陳四。稱係鎮江水手。而夏麻子原係鎮江府同知施世驊訪拏。如果有陳四在鎮。則鎮捕多人。何難就近拏解。歷經嚴緝無獲。則其畏刑妄扳可知。祇因前任知府陳鵬年不即詳釋。以致夏麻子病斃在獄。委無滅口開脫夥盜情弊。臣以部駁嚴切。未便據題。復駁確查在案。是陳鵬年之不即詳釋。致斃夏麻子在獄。臣已先疏指參。如謂臣囑鵬年不究。臣何以復參鵬年。鵬年

又安肯甘心默受。四款稱。蘇松道臧大受於上年四月二十八日尙在松江。五月十一日始到淮安。有報明文案。謂臣徇情作弊。將大受所屬三四月內貝二、吳煜、汪服周、葉陽和、汪翰文、趙弘臣、施霖等被盜七案。盡揑作大受往淮催運。因公出境。混飾具題。冀免大受處分等語。查盜案疏防。道員兼轄。例止罰俸停陞。貝二等被盜各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開報。兼轄蘇松道臧大受因公出境。臣因比時正值該道催儹漕船過淮之候。據以敍稿移送督臣噶禮畫題。移回合詞拜疏。前據噶禮於特參焦映漢貪劣案內。將此款列爲映漢徇庇大受。奉旨敕臣究審。見在行提映漢訊明揑報實情。俟審明之日。檢舉臣從前失於駁參之咎。第此等案件。督臣與臣會題。同爲失察。則當同受處分。若謂臣徇情作弊。何以通詳會題之時。督臣不卽指明駁飭。乃於連名入告之後。先參臬司爲徇庇。今又稱臣徇情作弊。則督臣之自相矛盾。信口誣衊。於此概見。五款稱。蘇松糧船過淮遲誤。非鎭幫開遲阻壓。指臣揑飾欺罔等語。臣查蘇松、常鎭四屬四十九年分漕白糧過淮逾限。奉旨令臣明白回奏。據蘇糧道臧大受詳稱。該年鎭屬漕糧。先因截留賑閩。已運至狼山對渡徐六涇地方候船交兌。後又奉文起運。詳候漕院派單、撥船、修艙、受兌。於五十年三月初三、初四、十七等日。始得兌竣開行。鎭屬丁船爲江南首幫。必得鎭船出口。蘇、松、常三府之船方得跟幫前進。又因帶運四十七年災漕。民間完納不前。尙俟征完。剝送受兌。以致過淮遲滯等情。臣查江省糧船定限二月以內過淮。今蘇、松等屬船糧旣已過淮逾限。咎有何辭。當於回奏疏內。臣自行引咎。聲請敕部察議。幷將糧道、監兌等官過淮違限職名。應聽漕臣赫壽彙疏題參。今督臣以鎭幫糧船於三月二

十四日以前已盡過江而蘇松糧船催至四月二十八日方始兌足離次指爲臣之揑飾查各屬起運漕船例係頭幫受兌先行尾後幫船或因前途重運阻壓或因支給行月等米未完續後趕幫交兌故尾船開行較之頭幫稍遲是四月二十八日離次係就尾船而言非通幫皆然也若謂蘇松之船非因鎮幫開遲所致何各屬糧船過淮日期皆先後緊接挨次過淮並未脫幫攙越又何虛揑欺罔之可以陷臣耶六款誣臣與進士方苞友善延請在署著書已非朝夕昨刑部行文查提方苞幷南山集刻版並未差一員一役提拏且南山集刻版藏於蘇州寶翰樓沈明玉家印行方苞著書伯行署內張伯行豈得諱曰不知等語查上年十月三十日酉刻部差筆帖式王六齋到刑部等部咨文嚴拏方苞尤雲鵬解京時值前任按察使焦映漢在蘇臣卽飛傳該司並委蘇州府知府孟光宗飛騎前往江寧會同該府知府劉涵密行嚴拏眼同王六在坐差遣並經咨會督臣噶禮署安撫臣噶禮各在案續於十一月初五日據該司府呈報拏獲方苞並獲雲鶚之兄尤雲鵬臣隨繕給咨文於初六日專差蘇州府庫官王鴻齋交江寧府知府劉涵將已獲方苞及尤雲鵬一併轉交筆帖式王六解部幷經咨明刑部此係有案可考及筆帖式王六可詢何誣臣並未差一官一役提拏其刑部咨取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所藏滇黔紀聞書並刻版查臣衙門未准有此案部文而督臣噶禮於署安撫任內准到部咨亦未移會臣衙門迨於桐城縣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搜查無獲據方雲旅供出刻版在江寧伊故弟方溥家始准部臣咨會臣卽刻專差飛檄臬司幷江寧府督同該縣印捕各官嚴加搜查又檄江蘇按察使焦映漢會同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公同會訊究

道。嗣據詳覆。南山集等書刻版已經方苞交出。並未有藏於蘇州寶翰樓沈明玉家之語。見有咨部原案可查。何誣臣隱諱七款稱。臣專以賣書著書爲事。情多猜忌。心更糊塗。一切命盜各案。混行翻駁。濫准詞狀。拖累株連。鮮有案不斃命。屢奉嚴綸。恬不知改等語。查江省地方獄訟繁多。人命盜案關係重大。臣據各屬詳報。批行按察司確究實情。無不嚴催速審招解。以期及早完結。及至解臣親審。臣必平心靜氣。虛公細鞫。見有疑竇。不得不飭行嚴審。期無枉縱。但刑名事件。例由臬司審詳。而該司衙門駐劄江寧。距蘇五百餘里。非別省臬司與巡撫同城者比。如有情罪未符之案。一經駁審。由院發司。由司發府。府縣審明之後。再將人犯解司。司復解院覆勘。合計發回復解往返程途。共有二千五百里。輒致逾限。此亦事勢使然。何誣臣混行翻駁。不能清理歸結。至江蘇官民狡猾。臣身在地方。分宜伸冤理枉。照例開期放告。檢閱詞狀。內有情關重大。或下屬審斷不公者。酌量批准數紙。何謂濫准詞狀。謂臣拖累株連。鮮不斃命。則題報有案在部可考。非臣所可掩飾也。若臣賣書著書。亦有緣由。臣叨中乙丑科進士。蒙皇上傳諭。新進士回家照舊讀書。不要荒廢學業。臣恪遵聖訓。到家之日。即閉戶讀書。猶慮博而無當。思科場功令恪遵程、朱。且見程、朱之言。與孔、曾、思、孟、實相符合。遂朝夕誦習。覺日有進益。故於服官辦事之餘。亦未嘗釋卷。又新奉功令。文闈論題出周敦頤之太極圖說通書、張載之西銘正蒙。故將周、程、張、朱之書刊刻。以廣其傳。幷將諸儒之有合於周、程、張、朱者。亦爲刊刻。此皆仰體聖訓。使天下之人知聖賢之書不可不讀。讀其書。率其教。入爲孝子。出爲忠臣。用副我皇上崇儒重道之至意。而仕不廢學。欲萬一有補於治道耳。又因閩

中書院工匠到蘇無以資其飲食曾令刷賣已刻書集稍助其費此實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臣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至謂臣情多猜忌心更糊塗臣自問衷懷坦直從不忌人而與貪殘暴橫之人同處又不得不留心瞻顧臣自服官以來不能爲身家計實臣之糊塗而愚忠自矢奮不顧身此心又必不敢糊塗也又稱臣與馬逸姿舊有嫌隙被逸姿一面遣家人叩閽一面通詳部、院、督、撫臣欲嚇督臣挽和等語竊思臣與逸姿既無統屬又無交際有何嫌隙今李啓乃逸姿書辦軒三乃逸姿家人其受金銀通關節情事當公同會審之時供證確鑿臣不過據實入告逸姿罔顧法紀架虛叩閽聖明自有洞鑒臣亦何懼而欲噶禮挽和若臣果欲挽和方將懇求噶禮之不暇又何敢聲言恐嚇其詞已自相背謬總之噶禮之蓄怨積怒起於臣之發覺張元隆一案臣與元隆本無私怨不過爲地方起見冀除濱海巨憨爲皇上寧謐海疆使商民無擾不意噶禮嗜利忘義恣肆毒螫以封疆大臣而黨護張元隆撫拾前款欺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將置臣於死而後快臣憶前冬與提臣師懿德在上海會見噶禮時據伊備述家世赫弈聖眷崇隆在朝無出其右固知石卵不敵幸荷皇恩寬厚不忍遽加罪戮理合逐款據實陳明仰祈鑒察再安徽撫臣梁世勳至臣寓所指臣挾仇誣陷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已據逸姿通詳將臣題參并云該司見有詳訐稿刊布揚城臣隨查覓披閱不勝駭異據訐稱逸姿前任蘇松道臣任江蘇臬司曾經勸勉招尤恭逢聖駕南巡臣推委退避規諫觸怒又臣蒙皇上超擢福建巡撫逸姿陞補臬司急於交代理論成釁辭駕赴閩逗遛月餘等語查臣於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內趨赴山東濟寧魯橋地方

跪迎聖駕扈蹕南行。駕至松江。蒙皇上特恩。放臣福建巡撫。隨駕至杭州。及回鑾至蘇州。臣在虎丘跪請聖訓。荷蒙溫旨詢問。不啻家人父子。臣感知遇隆恩。未能報稱。面奏送駕至山東。皇上以閩省連荒四五年。令臣速行赴任。臣又奏請送過黃河。皇上不允。臣復請送至揚州。便道回江寧。星馳赴任。復蒙諭臣送至鎮江。由鎮回省是正路。不必又到揚。隨遵旨在鎮江西門北河沿送駕。隨於四月二十五日回江寧。於五月初四日起程赴閩。何誣臣違旨在省逗遛月餘。逸姿雖與臣同官半載。相會敍談之頃無幾。有何勸勉成仇、規諫觸怒、理論成釁。乃訐稱吳泌夤緣事露。臣乘機陰使扳害。將伊家人軒三酷炙逼招等語。查此案於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審起。即據吳泌之父吳榮贊供出員炳等引誘伊子賄買舉人。左必蕃亦供。吳泌買舉人是他父親給與二萬兩銀子。共三十六蒲包。人人無不知道。隨據員炳供出安徽布政司書辦張舜臣、李啓、過付。李啓供出馬逸姿家人軒三進衙商量。給與關節。啓得之於軒三。炳得之於李啓。歷歷如繪。此係公同會審時各犯落膝初供。並未動刑。何誣臣陰使扳害。斯時安徽撫臣尚未到揚。欽差大人隨令督臣拘提軒三。諄諄再四。督臣堅執不允。又令臣拘拏。臣以下江巡撫不能提拏上江藩司家人。欽差大人遂傳逸姿。令其自行送出。自十二月初九日審問軒三之後。督臣即託病停審。至十六日。安撫臣到揚。連日止將李啓窮究。臣若參酌一語。督臣即發怒挾制。何反誣臣破面攔阻。馬逸姿素為督臣牙爪腹心。藐法狂噬。固已欲蓋彌彰。在安撫臣梁世勳自應查究虛實。秉公折斷。何得據逸姿妄揑偏詞。徇私具題。況科場一案。上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審過情節。安撫臣並未與聞。如臣果有誣陷逸姿之處。逸

奏既經通詳。督臣參臣疏內自應詳細指出。又何必安撫臣另行題參。明係朋黨搆陷。隨聲附和。我皇上至聖至明。自必洞燭羣奸。阿比情形。第恐黨附之漸一開。萬一人人趨勢營私。必至公道盡廢。如臣孤介獨立之人。何足以當多人排擠。此亦不得不亟陳於聖明之前。以求鑒察者也。今督臣與臣已蒙聖恩同著解任質審。若仍令朋比附勢之撫臣梁世勳會審科場作弊一案。恐案犯之向藉督臣庇護者。今又轉而憑依於安徽撫臣。則此案交通賄賣之情節終難畢露。而臣被誣揑陷。又何能伸雪哉。相應一併據實陳明。仰祈皇上乾斷。將此案專敕欽差戶部尚書臣張鵬翮、總漕臣赫壽公審。勿使徇私附勢之撫臣得以顛倒是非。阻撓國法。則眞情得而公道昭矣。緣係備陳誣陷始末。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鑒。俯賜全覽施行。

謝復任疏康熙五十一年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容鑒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帶理江寧巡撫印務浙撫臣王度昭咨。爲遵旨察審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吏部咨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前事。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奉旨。噶禮著革職。張伯行著革職留任。欽此。鈔出到部。相應移咨前去。欽遵施行等因。計黏鈔一紙。到部院。准此。除行江蘇布、按二司移行遵照外。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都院。煩請查照施行等因。幷鈔黏內開。會議得戶部尚書穆和倫等審理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以張伯行不能出洋之處俱是眞。且妄行參奏。有玷大臣之職。將張伯行革職。以噶禮所參張伯行不能

出洋之處是眞。將噶禮免議。具奏。吏部照依戶部尙書穆和倫等所審議覆奉旨。張伯行居官淸正。自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果係無能。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淸正之名。伊等五參之案。皆起於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爲可恥。朕臨莅天下五十餘年。巖通政事。於滿洲、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惟一以公正處之。且噶禮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爲天下淸官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其親筆見在噶禮處。所議是非顚倒。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具奏。欽此。又遵旨九卿、詹事、科道繕寫摺子。奉上諭。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評定確當。臣等無不欽服。卽天下臣民亦莫不悅服。皇上大公至正。天地爲心。誠千古所未有也。等因。面奏。奉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洲所參大抵多漢人。漢人所參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淸廉。一文不取。天下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巡河工時。適彼爲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則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彼目前礙於張伯行。不無日後受財之意。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淸官不累民。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淸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淸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如蕭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綸、殷泰、張伯行、李陳常。此數人皆淸官。朕皆愛惜保全。昔趙申喬任偏沅督撫時。居官甚淸。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後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有以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卽彼所糾武官及陝西人

良心不昧。俱言愈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如趙申喬條奏黃河坍地免糧一事。朕亦不准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事情。皆實心辦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參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參他。各省督、撫具摺來奏。朕俱有硃筆親批付之。從未有令其參一官舉一官者。彼皆收藏有據。朕恐異日遺累於彼。故並不留一字。爾等內有爲督、撫及見在大臣具摺者皆知之。以此見朕事無大小以誠待人也。噶禮曾將陳鵬年虎丘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鷗盟一句。不過託意漁樵。凡作詩者。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拂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陳鵬年詩見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噶禮曾參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因被總督所參之人。並未下旨。今李麟見在。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彼時朕已心疑噶禮矣。儻噶禮先具摺奏聞。朕必不准其參奏也。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朕因保全清官。不但文臣鼓舞。而武臣亦皆感勵。如師懿德、江琦、額倫特俱稱清潔。湖廣空糧甚多。鄂海額倫特抵任以來。已補過二千五百名。營伍亦甚整飭。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爲正人清官者。無所疑懼。則人皆欣悅。海宇常享昇平之福矣。欽此欽遵。伏惟我皇上天地爲心。大

公至正。日月並明。無微不照。總爲愛養百姓。保全清官。誠亙古帝王所未有也。噶禮、張伯行、係封疆大臣。不思和衷協恭。輒因私隙。聽信人言。互相訐參。殊玷大臣之職。應將解任總督噶禮、原任巡撫、別案降三級調用。張伯行均應革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遺累百姓。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盡知。應否革職留任。伏候聖裁等因。到臣。准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介儒生。至愚極陋。屢蒙聖恩格外超擢。畀以巡撫重任。在閩三載。未有報效。調撫江蘇。又經二年。以地劇才疏。亦涓埃無補。撫躬循省。抱愧實多。荷皇上如天之仁。不惟不加譴責。而且疊頒溫旨。眞千載未有之隆遇。何幸於微臣身親被之。每念聖恩深重。圖報爲難。惟有愚忠自矢而已。他非所計也。前以會審科場作弊一案。在臣本期同心併力。窮究根株。仰副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諭旨。是以不顧愚戇。據事入告。致督臣噶禮撫詞誣陷。煩瀆聖聰。此緣臣之愚誠不足以服物。故未能和衷協恭。仰體聖明期望至意。罪譴奚辭。兩蒙欽差部堂審訊。已將臣擬罪議革矣。復叨我皇上乾剛獨斷。大沛恩綸。察隱洞微。明照萬里。仍令革職留任。臣跪聆天語。恕其所不逮。獎之以未能。皇恩浩蕩。感激涕零。從古君臣際會。未有如我皇上之不徇衆議。俯賜矜容。使微臣徑執之性。孤特之操。猶得保全於誣謗反噬之餘者也。自今以往。臣惟有痛自刻責。益勵駑駘。此生未盡之年。皆爲勉圖報稱之日。以期仰答聖天子高厚之恩於萬一耳。臣謹具疏恭謝。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奏爲君恩未報、臣病難痊、伏枕哀鳴、仰祈睿鑒事。臣中州鄙儒。由乙丑科進士。授內閣中書。歷任濟寧道、江蘇按察使。特簡福建巡撫。莅任三年。改調江蘇。臣賦性迂直。不能協和同官。屢干吏議。蒙聖祖仁皇帝曲賜保全。署理倉場總督事務。旋轉戶部右侍郎。恭遇皇上登極。以來知遇之恩。陞授禮部尚書。一品龍章。榮及祖父。恩蔭下逮臣子。奉命祭告。恩假回家。欽賜御書衣帽食品種種異數。感惕交幷。臣念隆恩難酬。戀主情切。雖年已七十有五。不忍乞休回籍。不料此月十五日。忽得痰證。延至十六日夜半。愈加沈重。醫藥罔效。犬馬之年已盡。而報主之心未已。仰見我皇上聖學聖治。媲美隆古。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不周。伏願聖性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積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臣不勝悚悚禱祝之至。謹奏。

正誼堂文集卷之三

奏摺

請補道員奏摺康熙四十八年

爲臺道職屬重寄、謹薦眞實能員、仰祈睿鑒特裁事。竊照臺灣爲海域要區。而道員實關係重大。蒙我皇上遠鑒情形。設立一府三縣。併設重兵彈壓。所有兵馬、錢糧、地丁、餉稅、及督察屬員賢否。全在道員考核綜理。且又兼理學政。有考校士子之責。非得眞實能員。難勝其任。今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已經推陞。其所遺員缺。應於文到日。將閩省道員內選擇調補。臣思責任既重。選擇非輕。於閩省見任各道員中逐一詳擇。或歷俸未久。或與例不符。並無銜缺相當、人地相宜、可以調補者。我皇上神明洞鑒。有可以補授之員。伏乞特簡。或一時未有其人。臣查見任四川學政陳璸。舊任福建古田縣。廉能著稱。曾經改調臺灣縣。政聲日著。輿情悅服。至今感戴不忘。若得此人補授臺灣廈門道缺。不獨駕輕就熟。而臺灣士民且大慰所望。其於重地、裨益良非淺矣。臣封疆念切。不揣愚昧。妄舉所知。若云見任學政不便調補。臣愚以爲四川學政得人猶易。而臺灣一道得人實難。可否。伏候聖裁。

薦江蘇藩司摺康熙五十二年

爲江蘇財賦要地、藩司特重其人、保舉賢能、以收實用、仰祈睿鑒事。臣一介寒儒、屢蒙聖恩、不次超擢、以至今職、數年以來、未有寸報、夙夜籌度、惟有以人事君之義、庶幾稍佐國家久安長治之道。知人之賢而不薦、刻是竊位也。臣前疏內、以藩司一員爲屬員之表率、必得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才望素著者、方克勝任。臣查新任福建布政使李發甲、於五十一年十二月內、赴任過蘇。臣見其人氣度端莊、言論忠誠、已蒙我皇上洞見其才品、特授福建藩司矣。臣愚以爲閩省錢糧少而事體簡、盡人可以料理。若江蘇藩司錢糧多而事體繁、非得老成練達忠誠直亮之人、實難勝任。再查前任國子監祭酒、今告假在家、余正健者、其人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持正不阿、於戊子科典試河南、力主公道、拔取眞才。臣知之甚悉。已由編修蒙皇上特旨超陞、以至祭酒。是其人之才品、久邀我皇上之洞鑒矣。再查臣前保舉臺灣道陳瓚、已經歷俸三年將滿、循例應陞、雖於藩司一缺、品級相縣。臣伏見我皇上特簡賢才、有非尋常資格之可限者。此三臣皆久蒙皇上容鑒簡用之員。臣冒昧保舉、仰祈皇上廣詢博訪、如果衆論僉同、臣言不謬。伏祈皇上軫念江蘇財賦重地、於此三臣之中、特賜簡用一員、洵屬人地相宜。不惟錢糧可免虧空、而於地方實大有裨益矣。臣受恩最深、惟願端人正士悉出而宣力效忠、以報主知、可否允行。出自聖裁。惟望恕其愚而鑒其誠。微臣幸甚、地方幸甚。

再奏設立社倉幷附條例摺　康熙五十五年

臣聞聖王之世、縱遇水旱、百姓不致流離者、皆由良法善政、素有儲積故也。伏見歷代以來、天下郡縣皆

有倉穀所以廣儲備荒厚民生重邦本但法久弊生有名無實且民愚無識不善自謀當其豐稔任情浪費不知撙節至於荒歲流離失所比比皆是所賴於上之人先事而謀有備無患則不致束手於臨時也臣前奉旨巡賑備見我皇上軫念民瘼無微不照好生之德直與天地同其覆載臣仰體皇仁備深感激因思歷代備荒之政有所謂社倉者出之於民仍用之於民下足以備荒上亦不費帑藏乃經國之良法救民之善政揆之於今誠可舉行蓋勸民出粟設立社倉一遇荒歲則比閭之民自相計議而散之朝開倉午得食於民甚便若置於州縣戶口待審於官府文移高下於胥吏恐貧富顛倒窮民不得實惠且鄉野之民百里就食不若社倉設之民間爲至簡至便也前已具摺奏聞今斟酌條款開列此雖采擇歷代之成法亦臣一己之愚見恐其中有未盡合宜者請再加妥議酌量事宜如法行之務使民間豫備儲蓄荒歲不致失所普天率土頂沐聖恩高厚於無疆矣

臣謹擬社倉條約十六款恭呈御覽

一、立社倉之法每鄉各立一倉鄉之小者不能獨立或二鄉或三鄉共立一倉又於各社正、副中舉德行素著公正廉明者總統之

一、社倉捐輸之法論地土之多寡家道之貧富量爲捐輸分上中下以爲捐輸之多少則事得其平而人心自服矣

一、一社之中捐輸無論多寡總分東西兩倉各貯其半今年當春天青黃不接之時將東倉之糧借與本

鄉之貧乏者若遇十分收成則收三分之息遇八九分收成則收二分之息遇六七分收成則取一分之息遇四五分收成則只取其本則東倉俱係新糧矣第二年又將西倉之糧借出秋收還倉三年四年亦如之此朱子已行之法斟酌最善不可更易也

一社倉令鄉人自爲之不掌於官恐一經衙蠹之手則百弊俱生惠不及民矣或慮人心不齊事難速集則稟明知縣令同鄉中德望爲衆所推服者勸導之事必無不濟矣

一一社之中有武斷鄉曲游手好閒不事生業者公同擯斥不許入會如有改惡從善者同社之人能保其自新亦令入會以勵將來則於積貯之中寓善俗之道矣

一同社之人有衣糧僅足自給者或並不足自給者秋收之時既經捐輸若干來春不能度日仍許將所捐之糧取出或再不足者亦許借本鄉之糧

一一社之中或遇婚葬之事自己力量不能備辦者許將本人原捐之糧借出暫用及其償還不必加息如仍或不足同社之人能出財力相助則縣官獎賞之亦即古人鄉田同井百姓親睦之義也

一借糧加息就豐收之歲言之如遇災荒許本人將原捐之糧領出自用如再不足則將倉中之糧酌量借給償還時不必加息其或眞正乏食不能償還者社正副驗明銷册不必索取亦朱子之遺法也

一捐輸之日社正社副社長社佐公同收貯借放之日亦令公同監收不許會中之人私自收放

一家道殷實素有德行者一人爲社正處事公平人所信服者一人爲社副忠厚老實可以承命奔走者

一人、爲社長、頗曉文書、精通算法者一人、爲社佐、遇各項差使、俱宜優免、社正、副、如有事見官、宜加之禮貌、以示優異。

一、社正等實心效力、一年之內、倉糧完足、無虧空侵蝕等弊者、知縣給匾旌奬、二年無虧空侵蝕者、知府給匾旌奬、三年無虧空侵蝕者、司道給匾旌奬、以示鼓勵。

一、米糧出入、聽社正等公同酌議、有司不得干預其事、亦不得因端借用、如有此事、許社中人公鳴之上司以因公那用參處。

一、秋收捐輸、無論豆米、聽從民便、不必拘定一格、恐措辦之難也。

一、減價平糶、或牙行販出貴賣、或富戶囤積、以待高價、於窮民仍無所益、不如遇青黃不接之時、即令各社中社正、社副、社長、社佐等、將各社眞正窮民計有若干、每日需米若干、各造一册、或半月、或十日、令社正等帶領赴縣買米、則牙行不能販去、富戶不能囤積、設遇荒歉待賑之年、就各社中買平糶米者、再加確查、則窮民不至爲溝中瘠矣。

一、社中有倉可盛者、則公同收貯、如無倉可盛、或糧尙少、無需乎倉者、擇殷實之家二人、一收東倉、一收西倉、若有收放、社正、社副、社長、社佐、公同驗看。

一、社中或有設法借去、拖欠不還、以致虧空者、許同社之人稟之於官、按法究治、以一罰十、以警將來。

以上各款、似於民生稍有裨益、其有未詳備處、臣再當斟酌補入、伏乞皇上睿裁。

新增二款。

一、每月朔、望日一會。每會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在村鎮者。以土地神爲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爲主。至期。社正、社副、社長、社佐、率一會之人。詣神前上香。奉上諭十六條於上。序長幼立於神位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社正又向神前宣讀聖諭十六條。讀畢。再向神前申明之曰。凡我同社之人。能遵聖諭者。神必降之福。有違聖諭者。神必降之禍。爾其愼哉。爾其勉哉。禮畢。徹神位。序坐。社正、副、將前半月行過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稱獎其善。衆人共一揖以讚賞之。再將行過不好事者一人。亦舉其事。論說其不善。衆人亦一揖而督責之。此於社倉中寓鄉約、以厚風俗者也。

一、凡同會之人。務要各相保愛。遇水火盜賊。則同心救護。遇婚姻喪葬。則協力贊助。其間或有爭鬬不和者。社正、副、集同會之人。評其曲直而勸諭之。會中之人。或有出外遠行者。並自遠方回來者。必知會兩鄰。或有外方之人。遠來住宿者。亦應知會兩鄰。便於稽查。此於社倉之中寓保甲之法、以弭盜賊者也。

遵諭條奏黃河摺　康熙六十年

臣籍隸儀封。去黃河止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若遇冲決。水行新河。舊河淤塞。則缺口難築。若雖不冲決。而舊河仍行。則新河之水。不過因水勢汎漲。洩有餘之水耳。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新河必淤。此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武陟縣冲決河口。不過因黃沁

並長。汎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聞得南來人說。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而新河自然淤塞。即或不能盡塞。稍加堵築。即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若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則寸步難行。山東河南漕米。例係三月抵通。今歲至六月。方有山東船到。而南糧並不能過濟。後得大雨糧船始行。然河水若不能暢流。漕船亦不能速至。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陞江南按察司。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沖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而糧船遍行。盡皆抵通。所未過天津關者。只有南昌兩幫。及截留湖廣等船耳。聞南昌幫已出臨清閘。此時想已過關矣。湖廣係僱募民船。今歲之運。亦賴此沖決以濟之也。皇上愛民念切。未免慮及淹沒。故殷然下問。但河水沖決。在春夏之交。堵築甚難。在秋冬之交。堵築尚易。臣去武陟縣。相去遙遠。不知沖決情形如何。以理論之。是偶然沖決。不過一時之害。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大利。臣愚昧無知。所見如此。未知有當聖意否。

條陳泉湖摺雍正元年

竊惟皇上以漕運稍緩。遣大臣催儹。又委大臣看河。令各湖蓄水濟運。其所以爲漕糧計者。至周悉矣。臣前在南河效力三年後。任濟寧道。又管運河四年。閱歷已久。稍有所知。不敢不爲我皇上陳之。國家歲漕數百萬石。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有明開河之始。築堰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堰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

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於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而水之入湖者。亦復無幾。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田地空閒之時。大開府河。使泗河之水。由金口閘引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亦轉遲爲速之一法也。再濟寧至臺莊閘。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閘以下至淮黃交匯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之年。臺莊上下。不無淺阻之慮。似宜於臺莊閘之下。徐塘口之上。相地勢水勢之所宜。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與河道或有裨益。此臣之所知。謹據實奏明。是否可行。伏候聖裁。

正誼堂文集卷之四

公移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爲敬陳國計民生之要、建一勞永逸之規、以濟國家漕運、保淮揚生靈事。竊惟國家之大事在漕、而漕運之利賴惟河。其黃、淮、二河、漕運兼需。但水有大小强弱之異、則治之之法、自應得分合蓄洩之宜。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明臣王輒亦曰因其性、順其勢而利導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或鑿自私之智、或泥已往之迹、不察水性之宜、而强治之、決無可成之理。爲今之計、惟在强者分之、弱者合之、大者洩之、小者蓄之、而其源總歸於順水之性。茲就古人之成法、酌以今日之形勢、謹列河務十條陳之、以備采擇。

一曰黃河之水本强、在有以分其勢而使之弱也。古人當鑿河之始、既使運河北來之水由茶城以入黃河、即於桃源清河之黃家嘴開支河、以分黃水之勢、故黃水不得搶入清口、而淮河之水乃得入閘濟運。今則運河之水至清河縣而入黃河、黃河之水至此益强、而下流又無支河以洩之、是以一經汎漲、直灌清口、而漕河三百餘里盡用黃水矣。黃水阻遏清水、不使得而東、而淮水乃潰決於周橋、翟壩、而

入高寶等湖。高寶等湖盈溢汎漲。而漕隄亦受潰決之患。此理之必然者也。黃水積淤。運道阻絕。淮水汎濫。民生昏墊。我皇上親視河工。知黃河之水當有以分其勢。故命河臣將陶家閘之下流清口之上流。開支河以洩黃水之勢。深謀遠慮。誠超出臣下萬萬。但今河雖挖成。而水尚未放。宜於放水之時。將支河受水之處。濬之使深。則黃河之水。入於支河者急。而正河之水自緩。正河之水緩。而淮河之水。乃得一入漕河。一出清口。丘瓊山曰。平原之地。無高山以爲之制。無大澤以爲之匯。是當多爲之委。以殺其勢。未可以力勝也。

一曰清口處所宜設安瀾閘座也。陶家閘下既開支河。而淮河之水得出清口矣。但黃河之水在順流之時。淮水固出清口。若汎漲之時。或由清口而反灌。未可知也。今宜於清口內建安瀾閘一座。當漕船出口。即開此閘。一經過完。即爲閉之。且漕船宜於黃水順流之時。即開閘出口。若遇汎漲之時。不可開閘。更於閘外設壩以堵之。雖暫設壩。而常設閘。則隨時啓閉。永久可恃。以無患。且遇淮水汎漲之時。閉太平閘。開安瀾閘。使出清口。匯河刷沙。以入海。又何至爲害於高堰一帶地方。是清口所以放淮水而使之出。非納黃水而使之入也。或曰。今工部已題准。將此處於糧船過盡之時。實築土壩矣。不知設壩之拙。不如設閘之活。閘可以隨開隨閉。而壩能之乎。且正二三四五月。漕船盛行之時也。而壩可閉乎。七八九十月。十一月。漕船回空之時也。而壩可閉乎。是壩之爲益於運道者無多時。而閘之爲益於運道者爲時正多也。

一曰請復天妃閘之舊制也天妃閘爲淮河入漕之路潘季馴之修閘也用三分之水入閘以濟運用七分之水出清口刷黃河之水以入海是用少水以濟運餘水盡出清口以入海也今築壩以塞清口清口既塞則全淮之水將盡入漕河矣漕河能幾許寬深而能容此全淮之水乎漕河不能容勢必決漕隄漕隄一決而漕運能免阻梗之患乎且漕河不能容勢必仍決高堰一帶而周橋翟壩將不可保勢必仍入高寶等湖而淮揚之民能免昏墊之患乎將見下流壅而上流潰必至之勢也且天妃閘內舊有五閘其開放有時其蓄洩有法故漕運無阻民生不受其害今並復之合新建之安瀾閘以備分合蓄洩之用則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矣

一曰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閘座也清口既設安瀾閘黃水汎漲之時固可以閉閘不至侵入淮河矣但恐淮水汎漲又值漕艘盛行安瀾閘豈可閉乎安瀾閘不可閉而黃水仍不無溢入淮河之時則淮河將不免淤墊之患故宜於淮河出口之上流建永清閘一座儻遇黃水汎漲又值漕艘盛行即閉永清閘使黃水不至侵入淮河而無淤墊之患矣既有永清閘、安瀾閘、太平閘又宜於此處設員專伺河水高下以爲開閉蓄洩之宜黃水盛大閉安瀾閘開永清閘、太平閘淮水盛大開安瀾閘永清閘閉太平閘使匯黃河以入海有此三閘淤墊可免歲挑歲築可省漕運可常通矣

考前朝萬歷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堰勢告危高寶各湖橫溢關繫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

分黃水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非但黃流不得阻墊漕道。淮流更不爲害。高寶其前效也。可見欲分黃水之勢。舍開支河。無他術以措手矣。

一曰。運河宜及時大挑也。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連年以來。黃河挾沙之水。即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內河。淺隘。水緩沙停。加以數十年不挑。運河之底墊高益甚。日高一日。水行地上。城郭廬舍如在深谷中。諺語云。登舟俯看城市。陸地仰視洪波。一遇衝決。淹沒之患。正自不小。今淮水已復故道。宜乘冬春水涸之際。及時大挑。務復河身之舊。使水仍由地中行。則淮、揚可免昏墊之患矣。然河固宜挑。使所挑之土。仍堆兩岸。則河水衝刷。或陰雨淋漓。勢必仍歸河身。宜將所挑之土。舁於漕隄之外。即以爲加幫之隄。使隄益寬厚。而不許加高。則漕河既已闊深。足以容水。漕隄又加寬厚。不至潰決。淮、揚之民。可安枕而臥矣。且聞運河之身。各有涵洞。以溉民田。一加大挑。民生之利。寧有窮乎。

一曰。淮河之水本弱。宜有以合其勢而使之強也。前明潘季馴知淮河原弱。當有以併其力。故築歸仁隄。又築周橋、翟壩、古溝、高良澗、高堰一帶。一束淮水之勢。使其大者洩之。小者蓄之。既無潰決之患。又通漕河之用。法誠善也。自洪塘埂一決。淮河之水盡汎濫於高寶等湖。無怪乎淮河之水不入運河。運河之內盡用黃水也。蓋淮水之上流既分。下流益弱。自不足以敵黃。勢使之也。今張福口既已開渠矣。仍宜於洪澤湖邊多開引水溝渠。而下流仍使之合而爲一。以助淮水之勢。且堅築周橋、翟壩、洪塘埂一帶。則淮水之上流既無所分。下流又有所合。其力自一往莫禦矣。

一曰高堰周橋翟壩一帶之隄工宜堅築也諺云日費斗金當不得西風一浪愚以爲皆由於築之不堅修之無法也今洪塘埂一決河南千餘里之水盡汎濫於高寶等湖湖不能容漲溢運河致決漕隄所以運道艱阻民產飄沒日廑我皇上無窮之憂今宜將洪塘埂堅築之於周橋翟壩洩水之處兩岸用平陂使之以漸加高陂平則水之衝刷無力自不至於潰決再用石塊鐵釘米汁和灰以灌之則其工自堅儻石不足用用磚工亦可然築之既堅則當設員分汛守護其最險之處二年無衝決者卽陞次險之處三年無衝決者卽陞稍險之處四年無衝決者卽陞則人思鼓舞於功名各盡力於河防矣

一曰攔黃壩之宜盡拆也雲梯關爲黃河入海之路自攔黃壩一築河之入海乃緩矣愈緩則愈墊愈墊則愈潰今宜將攔黃壩盡拆到底使之暢流無阻則旁流不閉而自塞矣下流既通上流自急可永無潰決之患

一曰黃河兩岸遙隄宜堅築也黃河之水由河南來河南之隄有離河三五里者有離河十數里至有離河二十餘里者隄之去河既遠故黃河卽異常汎漲及至隄岸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至江南之隄多逼近河岸故一經汎漲卽有潰決之憂潘季馴曰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今宜於黃河兩岸堅築以防之有隄者加幫之無隄者修補之潰決之患自可免矣賈讓策曰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此善策也

一曰運河之下流亦宜疏通也使祇濬漕河而下流如弘濟河、涇河、白塔河、芒稻河等處不各分頭濬理水之下流不勇運河猶恐不免壅墊潰決之患今宜於弘濟河、涇河、白塔河、芒稻河、亦大加疏濬河之下流既急運河之內沙自隨水而出可無壅墊潰決之患而淮揚之民每曰築漕河之東壩即可保下河之人民豈知不築漕河之西壩不築洪塘埂之隄工不築歸仁集之隄工而祇築漕河之東壩漕河之內能容全淮與諸湖之水乎此正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者也宜先築歸仁隄後築洪塘埂再築漕河西壩則漕河之東壩可以不築而下河亦不受其害矣

以上河務共十條酌古準今參以臆見不知是否伏候憲裁

條陳分黃洩湖策

竊惟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也惟去其害今之治河也兼資其利資其利而仍必盡去其害是以爲難自黃淮交匯淮揚百姓悉慶安瀾其利普矣而盱泗之民獨被水災其勢至爲岌岌凡有一得之愚不敢不盡芻蕘之獻因陳管見二條以備采擇焉

一曰開支河以分黃水也夫淮黃之勢視其強弱爲勝負理勢然也今清口暢流淮水高出黃水數尺淮強極矣淮強則黃弱此固河身刷深水行地中之所致實亦上流水小勢不能與淮相敵也萬一黃水陡長能保清口之不倒灌乎向者上諭特開陶莊引河以分黃勢意爲此也但恐黃水暴漲一陶莊引河猶不足以分其勢今特因皇上之意推廣之議欲於清口對岸之處大開支河一道由鮑家營、娘子

莊、王澗橋、桑塚入見成運河下新壩入海。此卽明河臣潘季馴所謂天開之嘗家營是也。按此處形勢正與淮口相迎。此河一開。使黃水與清水一會卽分。雖黃水暴漲極其盛大。而平分北注。其勢已殺矣。復有全淮之力以送之。不患其不通行也。河分而北。安東以下。水勢亦弱。黃河兩岸諸險工皆可無慮。不特此也。黃不過淮。清口常得暢流。洪澤諸湖滔滔直下。是此河既可分黃流之漲。復得縱淮水之出。盱、泗之水患亦可漸消。利孰大焉。或謂此河所費過多。未可卒成。不知此處所費固屬不貲。而他處所省亦殊不少。蓋此河開。王營之引河可以不挑。省二萬餘矣。此河開。兩岸之縷隄可保。遙隄亦可不築。復省數萬矣。此河開。六幔閘之石工亦可不做。又省十餘萬矣。或謂六幔閘石工與此何涉。而謂可省。不知六幔閘之石工。原以防高堰汎漲之水。今此河開而黃分。黃分則淮不受敵。無復退縮洄洑之狀。再於王營大壩建一閘。引清水分入中河。是又多洩淮水三分之一。而泗州一帶之水。自日見其消矣。又何高堰之可慮。而六幔閘又何需石工之爲乎。今其河身尙在。隄址亦猶有存者。可訪而知也。

一曰置木洞以洩湖水也。夫淮水由運河行者。一以濟運。一以濟民。故自二、三、四月糧艘行動之時。則閉涵洞以行運艘。迨運艘過盡。則開涵洞以灌民田。制誠善矣。然此行於水大之時則可。若今歲水小。一開涵洞。民有所資矣。而下流淺處不能通舟。商艘不虞其困乎。若閉涵洞。商賈得行矣。而民田復病。是以雖有開三閉兩一時權宜之計。而版閘督關。下河百姓皆不免嘵嘵之請。今欲通高寶諸湖無用之積水以灌民田。留運河有用之長流以濟商賈。莫善於多置木洞。由水下過水也。夫東隄之下。地勢卑

下。以西湖之水暗通於東。勢如建瓴。今相其出路。多置木洞於運河底。以洩湖水。先使之灌田。田已足用。即導之由小河入大河及湖蕩入海。近澗河者。使之入澗河。近興文閘河者。使之入興文閘河。近六安溝者。使之入六安溝。近下河者。使之入東塘河。西塘河。總之。由射陽湖以入海。若此。則水行紆徐。非同暴漲之水漫溢民田。而西湖千頃之波。亦可徐徐涸爲良田矣。即或洪澤湖水盛大。令其由周橋、翟壩、漸漸流出。其水亦有所容。旋出旋消。不至爲害。而盱、泗之水患亦可除矣。按淮安府輿地志。天啓甲子。山陽知縣孫肇興曾爲此制所謂伏龍洞是也。其制。用大桅木做成木洞。長三十五丈。高、廣、各三尺。西出西隄之西。東透東隄之東。吐納均節。洞上實加土四尺。而後爲漕渠之底。隄東爲渠。引水入河。爲工甚省。爲益較大。以愚管見揆之前人。若隱有合者。不知可行於今日否。

此二條者。一以分黃。一以洩湖。總之。可以消洪澤之水。救盱泗之災。以成久遠之利也。夫舉事者。必先度其利害。利多而害少。猶將爲之。況有利而無害哉。所陳管見二條。伏候憲裁。

敬陳賑濟始末詳懇代題

爲敬陳賑濟始末。詳懇恩准代題。以沛皇恩。以光聖治事。切本道一介寒儒。硜硜自守。由乙丑科進士。歷任中書科中書舍人。丁憂起復。於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蒙總河題赴河工效力。四十一年十二月。題補山東濟寧道。奉旨照該督所題補授。邀恩自天。感激無地。莅任以來。冰兢自矢。朝夕河干。竭力修防。惟恐職分稍有未盡。即無以仰報皇上知遇之恩。今於九月十二日。准布政司照會。爲東省疊罹水災等事。內開。

濟寧道賑濟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一石三斗賑濟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三十五石六斗令本道捐補還項且將職名揭報題參本道查此案本年二月十二日蒙總河差官到署委本道同布政司兗州府公議賑濟當時公議州縣有倉穀用倉穀賑濟將漕米減價平糶如州縣無倉穀即將漕米賑濟皆係布政司親說兗州府親寫將單各存一紙並報河撫兩院存案又於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准布政司照會內開爲欽奉上諭事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蒙巡撫部院王案驗四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總河張鵬翮題前事內開二月初二日侍衞馬武傳旨朕經過泰安新泰蒙陰沂州郯城等處見民有饑色應急行賑救經過地方雖經賑濟蠲錢糧但州縣倉穀年久朽爛無裨於散賑今著將總漕桑格漕米內二萬石交與張鵬翮揀選賢能官員運至濟寧州兗州府等處州縣減價平糶有應賑之處即行賑濟亦交米二萬石與桑格於泰安州一路散給又將收稅有力之官七員幷發在京旗民犯罪降級贖罪人一百名伊等俱照養蒙古例以所用之多寡分別議敍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仁同天地愛民無已之盛心也今青黃不接之時小民需食甚急謹遵旨派出賢能官候補僉事道程兆麟濟寧道張伯行海州知州陳鵬年理事同知滿都原任員外郎達古禮原任佐領佛保筆帖式察壽原任知縣顓孫好賢濟寧知州吳棟原任運河同知羅景等十員前往山東同布政司劉愷將兗屬被災各州縣常平倉無朽腐虧空之穀米驗量數目將眞正饑民不論有地無地之家酌量賑濟仍一面遵旨移咨總漕桑格將山東附近州縣漕糧截留二萬石運送被災州縣

減價平糴。若州縣並無倉穀。卽將截留漕米。將眞正饑民徑行賑濟。俟賑至收麥之時。小民糊口有資。停其賑濟。將用過常平倉穀石。並散過漕糧數目。及運截留漕米與倉穀脚價。令山東巡撫將康熙四十二三年俸工捐助買補還項。其京城贖罪犯人一百名。除應發泰安州等處地方六十名外。內撥四十名。令山東巡撫分發兗州府屬被災州縣。照養蒙古例。養活饑民。以其所用多寡報部。分別定議。如有徇情受賄。捏報虛數。饑民不沾實惠者。令該撫稽查題參。嚴加治罪等因。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奏本月十一日。奉旨。著照該督所題速行。該部知道。欽此。相應移咨。爲此。合照貴道。煩爲查照咨案事理等因。准此。是奉有司文照會。及部文行知。遵照奏准俞旨。方敢動用倉穀賑濟。並非敢於擅動也。皇上巡視河工。回鑾之日。山東百姓。環繞運河兩岸。焚香叩迎。感戴皇恩。稱祝萬壽。歡忻鼓舞。踴躍爭先者。皆遵奉俞旨。開倉賑濟之驗也。今奉部文查議。藩司卽以本道職名揭報。以爲擅動倉穀。本道等動用倉穀。以推廣皇仁。非擅動倉穀。以希圖名譽也。動倉穀以救濟饑民。非動倉穀以私侵肥己也。且今日責本道以擅動倉穀之罪。其罪猶可諒也。設使當日奉旨賑濟。本道等到各州縣。不動倉穀。坐視其流離死亡而不救。使倉有餘粟。野有餓殍。再加以今歲之水災。使黎民嗷嗷待斃。朝不保暮。本道今日之罪。其可逭乎。且本道等動用倉穀二十餘萬石救濟饑民。而竟屬之百姓。死於道路。逃散四方者。尙不可勝數。設當日不動倉穀賑濟。而百姓之死亡逃散者。不知更當何如矣。昔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帝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之。臣請

歸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垂之史册。萬世以爲美談。切思本道動用倉穀。令百姓頌皇恩浩蕩。祝萬壽無疆。此善則歸君之義。臣子職分之當然也。今部議本道擅動倉穀。查取職名題參。此過則歸己之義。理應順受。第恐本道直任之而不辭。將來台垣中有責本道以竊汲黯之美名。而邀萬世之令譽者。本道反無辭矣。是本道非不肯居擅動之名。實不敢居擅動之名也。且本道一任擅動之罪。使山東地方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爲重。民命爲輕。坐視鵠面鳩形之衆。而曾不加意軫恤。使老弱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其受害更有不可勝言者矣。抑本道更有請者。皇上於山東百姓。既蠲免錢糧。又截留漕米發旂員養濟。又令有力之家。有情願養濟者。照所養之多寡。分別議敍。但見在旂員俱到地方。而有力人員。呈報前往者寥寥無幾。是山東之饑民無窮。而養濟之人員仍屬有限也。本道竊以爲除旂員養濟之外。或仍有眞正饑民養濟不能周徧者。責令地方官確查眞實。或用截留漕米。或用倉穀。酌行賑濟。仍令撫、藩、各官不時嚴查。如有虛冒。即行題參。其所用米穀。將康熙四十四年、五年、俸工買補還項。則一轉移間。所活民命。爲無窮矣。皇上前年於淮揚災民屢加軫恤。今已俱獲安全。咸慶更生之樂。況山東爲腹內近地。倍宜軫恤。語云。民爲邦本。本固那寧。是恤民隱正所以固邦本也。本道從國計民生起見。冒昧陳言。伏祈恩准代題。惶悚待命。

正誼堂文集卷之五

檄文

飭置社倉捐積穀石檄

爲特飭設立社倉、捐積穀石、以裕民生事。照得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古之所以耕九餘三、耕三餘一。蓋爲豫積貯而備荒歉也。查閩省原有常平義倉。雖歷年俱有捐積。但山多田少。人寡蓋藏。且報捐有限。若不勉力勸輸。儻雨暘弗若。一遇荒歉。必致周章失措。本都院不得不豫爲籌畫。先經檄飭各屬清查餘存銀兩。正爲買穀積貯之計。今值收穫之候。該府州立卽查明所屬。凡有餘存銀兩。飭令盡數買穀積貯外。該府州仍率同各廳縣首先倡捐。並飭諭紳衿士庶人等勉力捐輸。於市鎭鄉村各置社倉一所。積貯買捐穀石。倡率好義有德之人。董理勸捐。羣相鼓舞樂輸。如一鄉之中。有能勸捐至五十石者。該縣給匾旌奬。勸捐至一百石者。該道給匾旌奬。勸捐至二百石者。該司給匾旌奬。勸捐至二百石以上者。將勸捐之人姓名。申報本都院給匾旌奬。如紳衿士庶人等。有能約社倉會。自五十石以至二百石以上者。亦照捐輸之例旌奬。至士民捐輸多者。該縣優以禮貌。免其差徭。每倉選擇殷實誠懇之人。收管倉廒穀石。公正廉介之人。經理出入數目。飭令加謹收貯。毋致浥爛。嗣後每歲源源照此輸捐。設遇歲有不登。卽以本鄉之

積穀。濟本鄉之貧民。儻該鄉悉屬殷實之家。將所積穀撥濟鄰鄉貧屬。縱有荒歉。亦可無恐。如係大荒。再行題請動常平倉穀賑濟。小民自可無虞矣。所貯穀石。每歲當青黃不接之際。該鄉管理之人。將穀石數目呈明地方官。平價發糶。以濟民食。其價銀。令殷實之人收貯。俟秋收後。照依時價買補還倉。不許假手承胥。致滋需索侵耗情弊。此事關係民命。合亟通飭。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即便照遵舉行。幷飭將勸捐士民各姓名。與設立社倉處所。經管姓名。造册送查。該府州縣爲牧民之官。務宜倡率勸諭。盡心料理。本都院即以穀石之多寡。定官評之殿最。果能勸諭有法。自當另行薦舉。如或慢不經心。視爲虛文。無補備荒實政。一經查出。白簡隨之。各宜懍遵毋忽。

特飭官民平糴檄

爲特飭官民平糴。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都院下車以來。值茲天時亢旱。本都院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設壇步禱。雖降微雨。尚未霑足。方今米價騰涌。四民艱食。爲司牧者。能不蒿目。今已遣人往廣東、蘇州、江西、買米。期平市價。以濟目前。但道里遼遠。所買無多。爲力有限。查照官倉之有積穀。原爲備荒之計。粟貴則糴。粟賤則糴。此古常平之遺意也。合就通飭。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縣。凡官倉積穀。不拘多少。限以持平之價。酌量發糴。俟收成之後。糴補還倉。又於紳矜士庶家。有藏穀者。誰無濟人利物之心。況情聯戚屬。誼關桑梓。原有緩急相通。有無相濟之雅。除本家大小一年口食外。其餘一盡發糴。上爲有司分憂。下爲子孫造福。不亦休哉。其有厚自封殖。不肯發糴者。許本保甲及確見人報名府州

縣以憑詳究。如有乘機報復。及告發不眞者。該府州縣查確。從重治罪。該府州縣亦宜區畫詳明。加意勸諭。矢公矢愼。不得聽一偏之言。徇愛憎之私。以取罪戾。今將應行事宜開列於左。

一、官原有發賑之例。見今米價既貴。貧民難堪。速將積穀酌量平價發糶。其發糶若干。開明登簿詳繳。銀則收貯各府州縣官庫。以憑稽查。俟收成時。卽宜糴補。務足原額。如價平卽止。

一、米價太高。則富民愈利。貧民愈困。太賤。則抑富民之價。亦非得中之道。該府州縣照各處鄉價、略爲持平。使兩不相虧。則無閉糴之弊矣。

一、官倉之發。不可衙役主之。須擇有身家誠實者數人董其事。每戶來糴。報明家口若干。每次不過三斗。則澤及貧民。而兵丁、蠹棍、蠹役、不得把占射利。其發糴時。用合同小票。如納糧庫串事例。以憑稽查數目。

一、藏穀之家。非殷實素著、好行其德者。誰肯平價賤糶。然多藏者。必有天災人禍。如訟獄盜賊水火皆是也。出粟濟人。實奪其物於天災人禍之中。從而給散之。在己、既得美名。在子孫、必享厚福。亦何苦而不爲乎。

申飭臺地應行事宜條款檄

爲特申臺地應行未盡事宜。以固海疆事。照得臺灣自平定迄今。所有應行事宜。業經歷任總督、部院、會同酌議。大者具疏題請。小者申飭遵行。各在案。本都院下車以來。採訪臺屬民情。籌度地勢。尙有未盡事

宜。業經細加勘酌。合就臚列飭遵。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查照開後各條。按款轉飭遵照舉行。仍具文回報毋違。

計開。

一、清查匪類。凡地方生事犯法。多係蹤迹無定、不入版籍之人。臺屬原有官莊產業。佃丁半屬粵人。援引無籍之徒。蟠踞窩藏。一入官莊。非鄉保所能過問。且營兵內有伙兵。原係平民影冒。營伍不入保甲。一遇犯事。則投營抗拘。有司不能執法審理。深爲大害。文到。該府即便轉行各縣。凡各莊佃丁。俱著管事按名開報。各營伙兵。移營、著令正兵開名造册。交送有司。一體編入保甲。不許遺漏一名。遇有犯事。一例句問。如有倚勢阻撓者。許有司據實詳究。

一、議建竹城。各府州縣俱有城郭。原以捍外衛內。臺灣因遠在海外。磚瓦等項皆自內地運去。建造維艱。是以未經創建。但該地僻處海陬。番民奸良不一。查廣南交趾等處。皆廣植雜樹、竹、木、爲城。臺地刺竹叢生。栽種甚易。該府即便轉飭各縣。於應建城處。栽種刺竹。日久叢生成林。便可作爲城郭。其應用種竹人工飯食。該府縣公同捐備。不許派累民間。仍將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周圍種竹若干里、需竹若干株之處。開明具文。徑報本都院查考。

一、飭歸縣治。朝廷設官定邑。自應各照所轄地方駐劄。以撫綏子民。臺郡初闢之時。因衙署未建。鳳山、諸羅、二縣邑令俱寄居府治。據臺廈道詳稱。鳳山縣篆見係海防趙同知兼攝。該同知有稽查出入船隻、

督修戰船之責。未能遠離。應俟新縣到日。即著歸治。諸羅縣已據該縣毛鳳綸呈報。帶領吏役移歸本管地方等由。近聞鳳山、諸羅二縣。藉徵收錢糧名色。久住郡城。應酬諮謔。不歸縣治。殊乖職守。該府立即轉飭該二縣。各照所轄地方。衙門駐劄。鳳山歸南路。諸羅歸北路。不得仍住郡城。

一、改建祠宇。各府州縣建立紫陽書院以及文昌等祠。原以崇祀先賢。振興文教。臺屬各縣並無此等祠宇。至忠臣烈女。臺地亦不乏其人。何以未有崇祀之者。而道府廳縣歷任各官。俱各立一生祠。豈道府等官俱得民心。士民有去思之慕乎。抑上下相蒙而爲此舉乎。該府立即移行各衙門。將道府等官一切生祠。俱改爲紫陽書院及文昌、忠臣、烈女等祠可也。

通飭清釐保甲檄

爲清釐保甲、以靖地方、以厚民生事。照得保甲之設。固以稽查奸宄。實以勸勉良善。誠久安長治之道也。如一舖之中。甲有保長。一甲之中。戶有甲長。休戚何等相關。稽查自難容隱。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視爲故事。以致匪類潛藏。禍患弗恤。或游手不事生業。流入賊盜。或停柩不急葬埋。毀於水火。或生女不撫養。殘溺以傷生命。或使婢不遣嫁。久錮以干天和。至於富厚之家。以奢靡爲豪舉。貧寒之戶。以兇食爲活計。富者欺貧。貧者忮富。一當歲凶。禍亂遂生。思之可爲寒心。且有外來之人。圖爲鼠竊。或潛身廟觀。或窩匿山澤。惡莠恐其亂苗。不可不察也。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依事理。立即通飭各屬縣。於每舖之中。計戶分爲幾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於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誠慤一人。以爲甲長。每戶照頒式各

給牌一面懸於門首甲長亦照頒式給長柄牌一面立於門首飭令遵照牌文互相稽察朝夕勸勉除查獲逃盜該保甲即時拘報外游手者教令勤事生業停柩者催助出殯郊原生女當存撫養長大隨分字人使婢計年二十毋愆期即爲遣嫁儻有不遵該保甲鄰佑隨時據實舉報究治再每甲十戶之中貧富不同或係上上上中上下之戶或係中上中中中下之戶或係下上下中下下之戶分爲九則秉公確報於門牌戶名之下俱註明衣食豐歉之數以憑查奪其舖內紳衿勸令舉行社倉以爲小民表帥各舖俱有所蓄即遇饑饉亦可恃以無恐且將舖內人等或躬行孝悌或和睦閭里或周濟孤寡行善事幾件或武斷鄉曲或包攬詞訟或酗酒賭博行惡事幾件一一據實填註牌內後開以憑勸懲如有外出者於牌內填明因何事故前往某處字樣回日註明於某日回家儻敢抗玩容隱不據實填註門牌內立將該舖保甲一體治罪至僧寺尼庵道觀務與民戶一體編入甲內給牌開明僧尼道士若干人此係本都院仰體皇上愛民苦心宣布實政爲爾民造福也毋得汎視自貽伊戚該府州縣務要實心奉行造册呈送以備查考其册籍紙張書寫工費各該縣自爲捐備不得私派舖民如有經管胥役串通保甲科斂舖民分釐者或被告發官則飛章參處役則立斃杖下愼之

通飭墾荒檄

爲清查荒田嚴飭據實造報以便設法勸墾事照得養生之計莫急於務農無田之家莫善於開墾今合計閩省未墾荒田尚有二千餘頃部文墾限甚迫本院望墾之念更殷而從事者寥寥細訪其由蓋緣有

荒之家力不能墾又不肯讓人領墾而情願領荒者工本既艱復恐墾熟之後原主告爭是以報官有荒究竟無荒可領無人報墾者職此之故今欲設法勸墾令墾荒之家一領之後永爲己業原主不得復問非先知荒田所在未便縣示招墾合行飭查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有荒各州縣將從前節報荒册內挨次細查某人荒田若干共計幾坵段坐落某圖甲是何土名上中下何則條分縷晰限文到三箇月以內造具清册報取原主力不能懇情願入官聽人領墾爲業甘結册繳如田主抗不具結及强墾有主之田並州縣不即據實造報者明係隱熟作荒即將該州縣原報荒田徑報部起科遺悔無及其有從前欺隱之田無論在官在民有能據實出首者止照本年起科例入册陞科田租免追儻始終欺隱不首一經訪出或被人首告察實除將欺隱之田入官追租外本人仍按律擬罪決不寬宥法在必行各宜懍遵毋忽

教條

飭禁婚嫁喪葬華奢示

爲申明禮制以阜民財以正風俗事照得理民之道務豐其財豐財之法必禁其奢閩爲禮義之邦日來八心漸漓競趨汰侈不但舍本業營末作麗衣鮮服游謔酒食爲財之蠹即婚喪二事禮有定經亦不敦尙本根專飾浮文富者務其繁華貧者效彼所爲至賣田以嫁女破產以治喪富者就貧貧者顚沛民力

困絀。職此之由。合行禁止。詳條於後。

一、婚爲吉禮。人道之始。必須親迎。聞八府中惟泉州尚行此禮。他府闕如。其在省會。惟誇嫁妝。情願嫁女千金。不能教子一經。排箱倒篋。照耀街市。鋪紈披錦。輝煌里閭。一物不備。女不登車。婿家責備其豐。甚且勒索隨車田業折儀銀兩。癡人變產以應。或勉强無措。稽延年月。女至逾笄。不得出閣。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嫁妝之害大矣。大凡爲人必度分量力。慈而且義。身無一命之秩。而作百兩之將。是逾分也。家無擔石之儲。而效盈門之爛。不量力也。翁姑不問婦之賢淑。但以嫁妝厚薄爲愛憎。非所以示慈也。父母不訓女順正。第欲女挾所有以驕其夫。非所以教義也。入門之後。旬月鼓樂。或至半月。或至累日。且連旬設酒演戲。動十餘席。糜費已極。合巹之夕。親戚朋友夥飲徹宵。擁衆入房。披帷帳。搜枕衾。名曰鬧房。褻狎瀆亂。傷風敗俗。此其甚也。竊婚喪繁文。奉有明旨。都下業已從簡。閩中何得獨違。爲此示禁。嗣今嫁女。椅桌不過數張。被褥全具。衣服一箱。過此。定拏其父母。以違制論。并著地方保長糾察。鬧房之人。子衿移學院戒飭。小民發府縣懲治。愼之毋忽。

一、喪爲愼終。人所自致。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世俗惑於釋典。不盡哀而佞佛。謂超度父母者。佛也。於是延緇流。建道場。誦經拜懺。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或一晝夜。富者蕩財以爲美觀。貧者亦借重債。勉作佛事。以塞衆議。則僧道邪說害之也。且追薦何爲者。未有佛法以前。人豈盡沈於畜道而不出耶。既有佛法以後。人豈盡超六道而升天界耶。地獄尤爲不經。人子謂父母必入地獄。

是以窮奇、檮杌待其親也。卽使親不幸有過。爲子者。惟有反身修德。幹蠱蓋愆。是爲克孝。不此之務。顧望解脫於僧。何其蠢也。道場既設。每値七日。親朋會赴。食前方丈。至數十人。主人臨喪不哀。惟酒食是議。客子食於喪側。必飽必醉。何其悖耶。下窆之時。親朋送葬。雖曰情理。然轎至數百乘。或百乘。少亦數十乘。孝子無暇襄事。多治廚以豐筵席。厚蓄金以發轎資。計其所費。至近百金。世人停柩而不敢葬。率多由此。此地方一大弊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孟子所不儉其親者。乃棺槨衣衾之美。非浪費之謂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以有益之錢。供無益之費。何如移此無益之費。廣置祀田。使牲殺長裕。器皿長充。世世子孫。蒸嘗有賴之。爲孝乎。合就禁諭。如有故違。重懲不恕。

嚴禁透越之弊示

爲特嚴透越之弊。以重民食事。照得省會重地。兵民雲集。所需食米。最爲緊要。但附郭郊原所產米石有限。專賴上游商賈販運至省。源源接應。庶民食不至匱乏。詎射利之輩。私販出洋。接濟賊艘。貪圖覓利。以致省城米價騰貴。民食維艱。是以本都院設法嚴禁米石出洋。凡有米船。不許過南臺大橋。幷飭海口汛弁盤查在案。惟米石自上游販運到省。必由竹崎關經過。竹崎而下。港灣多歧。每有不法棍徒。先至水口以上攔截購買。竟由洪塘、塔湖、歷陽岐、烏龍江。直達閩安鎮出口。本都院訪知此弊。正在飭行查禁間。據福州府議詳。批行臬司申覆前來。除詳批、仰照該府前議。飭令竹崎司刻票填明米數。交牙商繳五虎司彙送該府查核。仍嚴諭各員役。不許指稱收繳號票、揹勒需索商民。致干查究。去後。合亟出示曉諭。爲此。

示仰所屬商販人等知悉。凡米船來省。經過竹崎關。先到竹崎司報明販到米石數目。幷居停牙行姓名。該巡檢照塡印票給付該商。該牙齎繳五虎司彙送該府查核。如米船至竹崎關。該巡檢立卽給票放行。不許官役刁難阻滯。至繳票之時。五虎司員役亦不得藉稱收票。揩勒需索。儻有刁難揩勒等弊。定將該巡檢等官、役、一併提拏參究。商販如有違禁透越汊港、私運出洋者。一經拏獲。定行重處。米石入官。決不姑貸。

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爲嚴禁餽送陋習。以肅官方。以遵功令事。照得潔己奉公。官守之常節。存心愛物。吏治之本原。邇來習俗移人。廉隅日刓。括民財以肥己。疾苦罔聞。敲民髓以媚人。逢迎絕巧。其馭下惟貨賄是視。斯奉上以獻款爲能。就令盈萬盈千。止圖此身溫飽。誰知一銖一黍。盡屬百姓脂膏。亦思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期於自盡吾心。若使愛一文身受一文之汙。何以無慚衾影。本都院冰糵夙盟。各司道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誠恐屬縣視餽獻爲故常。勢必小民竭瘡痍以塡補。雖曰交際之情。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將取之家乎。抑取之民乎。取之家。懼難爲繼。取之民。當何以堪。夫風憲固在上司。而親民莫如守令。彼稱我曰父母。我稱彼曰子民。土地我爲之墾。差徭我爲之清。逃亡失業。我爲之復。煢獨無告。我爲之恤。豪强侵占田宅。我爲之直。盜賊劫奪財物。我爲之弭。衙蠹生事擾民。我爲之懲。訟師舞文害人。我爲之逐。士風學政頹靡不振。我爲之興。天敍人紀循行無虧。我爲之舉。諸凡周知痛苦。如入赤子之室。

如摩赤子之膚。斯民愛戴歡欣。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是謂父母。是謂子民。該有司果體此心。風行百里。何幸如之。儻貪饕成性。借餽獻以邀賞。有忝官箴。難孚人望。親民之任既不堪。居風憲之司將與有責。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所屬各郡、縣官員知悉。嗣後務存心愛物。潔己奉公。毋以登壟罔利之術。剝削吾民。毋以入廁墮臭之身。玷汙上官。從此風清弊絕。共成大法小廉。本都院與有榮施焉。各宜仰體。毋違毋忽。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照得淮、揚、徐三屬。上年夏秋被災。州縣饑民乏食。誠堪隱憫。本院特疏題請。將四十八年撥補俸工。照例捐賑。并請先動司庫見銀。酌量撥濟。部覆。應如所請。竊念皇上軫恤災黎。一再不已。苟不溥賚惠以救民饑。何以稱在官宣聖德。爲此。分委職員。星赴該處。同該地方印官親查眞正乏食饑民。據實造册申報。酌撥賑銀。按名散給。此番續賑。實係皇上非常曠典。該州縣務須加意爲民。悉心任事。如或開報不實。或濫或遺。或侵或剋。本院不時密訪。仍許饑民首告。所有開報賑給事宜。豫定條例。出示通知。

計開

一、開報饑民。不得委之胥役。須敦請紳、衿、或耆民公直者一二人。協同保甲。逐戶細查。攢造清册。務使饑者不致遺漏。不饑者不得冒濫。清册既定。呈縣詳核。照册刊設小票。逐戶分給。俟發賑之時。本戶只著一人持票赴公所領賑。

一、開報饑民查核不實濫及不饑之人即數減於實饑之人矣凡爾百姓中或年壯力强可以自食或別有生理可以存活不致餓殍者皆不得開報

一、胥役不許假造册紙筆名色勒索保甲保甲不許假胥役使費名色勒索饑民如犯重究不貸

一、保甲串通饑民虛開戶口許鄰戶出首即以本戶冒濫之數給賞其人保甲定爲枷責如饑民自行虛開保甲察出亦以給賞保甲其本戶名下實數亦不准給

一、各鄉保甲細册造定該州縣總彙若干戶申報以憑酌撥賑給之後照細册開載申報以憑查核以防多報少散之弊

一、刁民土棍勢挾保甲多開口數或足於衣食不應開報强勒開報者本處紳衿耆民公呈究處

一、生員貧者著各學教官確查造册送縣該州縣附於饑民册後申報

一、支庫項糴米賑給於民甚便而被災之民縣釜楛腹望救已久若須委員遠從上江糴米以濟曠日遲久急何能待且懼大負皇上求瘼如傷急切斯民之至意也因此即以庫銀照各州縣册報口數酌撥差發該州縣官同查賑官開封分析給散饑民聽其就近糴米自食所謂救饑如救焚也

一、查賑官單騎輕舟大減從役自備飲食往還不得擾亂州縣致州縣藉口供應剋扣饑民本院密訪確實即以此定該員之賢否爲大計黜陟之功罪

一、發到銀兩零細分晰務在均平如委之胥役上下其手弊不勝言矣只宜將銀照册查給保甲如某鄉

某莊共饑民大小若干口。應給銀共若干兩。即照數付之。協同該鄉內紳衿耆民逐戶公分公給。不許短少分毫。

一、大錠銀碎剪零分。抽添排搭。最難均平。可將銀十之一買換大錢。如銀十兩內將一兩買錢。凡該給銀一兩之戶。只稱銀九錢。或多一分亦可。少一分亦可。多一分則補錢九十文。足一兩之數。少一分則補錢一百十文。足一兩之數。或八錢、九錢之戶。多少二分三分之數。以錢長短補足。通用此法。則用力甚易。爲數亦均矣。不許換搭潮銀、攙和低錢。及除扣平頭。短少錢數。如有此等。或經告發。或經訪出。即行處死。該州縣亦不免失察之咎。給散之後。仍取實領實散結狀。以憑查核。

一、銀到給散。不得過五日之外。蓋已屆麥黃秧長之期。又在望食待炊之候。日復一日。奔走道途。既誤農工。又傷生命。各州縣亦當惻然動念也。

一、銀發之後。本院逐處查賑。如有沿途饑民擡舟號呼。即該州縣查報之不實。當即面詢何縣何鄉。因何致有遺漏。逐名開記。著該州縣自出己錢。加倍給散。如非被災地方之民。或已經報名入册。故意號呼。亦著該州縣嚴查。

一、向年賑饑州縣官之不肖者。米則剋扣升合。銀則減折平頭。民沾實惠十不得五。又其甚者。串同查賑官。公然分撥入己。全不給散。種種弊端。本院訪聞甚悉。此番賑給。實出皇上格外洪恩。再有侵吞。或委之胥役。漫不經心。是爾之貪婪殘忍。終不能悛。官則飛章題參。胥役立斃杖下。

一、官吏不肖公然侵吞者或申報則多開戶口給散則刪除原册上司無憑稽查其銀米之剋扣逆料久饑羸敗之民救死不暇必不能以升合分毫之短少匍匐上控也今本院提取州縣細册俟賑給之後照册開明出示張挂通衢俾人人咸知如有赴院申訴者給賞路費回籍即提經承及保甲人等嚴訊得實該州縣官幷查賑官一同題參愼之毋悔

一、行賑既有清册可驗票單可憑爾饑民只合安靜力於農田俟給賑之日保甲約期傳喚爾執票於公所捱次候領本處紳衿耆民識認本人驗票逐名給散隨即收票呈縣查核

一、錢糧動支有限而萬姓之待哺無窮推食食人仁者之事凡在鄉黨鄰里日視顛連聽其流亡絕不動念必非人情本院屢經行文州縣勸諭大戶出粟賑救兩月以來未見有舉行申報者果大戶之吝於施歟抑州縣之勸諭不篤也本院不惜再三申說仍有望於好義之人各動惻隱量力捐輸一倡衆和救得一人則爾施一人之惠救得一日則爾行一日之仁該州縣造册申報視出粟之多寡分別加奬雖忠厚長者施不望報而樂道人善之意本院亦不能漠然忘情也

正誼堂文集卷之六

書

答同年陳宮詹

弟撫閩兩載苦無善政及民利未能興害未能除抱愚守拙虛度歲月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今將何以教我耶況鄙性迂疏世務多所未諳酷好讀書而貴鄉又人文之地或得相與朝夕講明聖賢之學庶幾無負耳乃日以聖賢之道告人而人不吾信又刻先儒遺書使九閩之士知吾之所言者乃程朱之道程朱之道卽孔孟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何意刻書之始卽有爲予言者曰是書不必刻也凡刻書必審乎時之所好尙是書人必不觀人必不讀刻之何爲予曰予祇知是書之當刻而已至於人之觀與不觀讀與不讀非我之所能知也今書已刻成或又爲予言曰始吾以爲人必不觀必不讀也今果然矣刻者自刻而不觀不讀者自若也予曰彼之不觀不讀者以彼之學非爲己而未聞道也設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欲聞聖賢之大道者舍是書曷以哉今世之學者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不過舉業已耳其資質之高者詩文焉已耳問其志不過曰富貴焉已耳聲色貨利之習溺於中卽有告之以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又何怪乎人之不吾信也彼之所爲惟以博科第爲念一得科第終身富貴在是又

何以先儒之書爲乎。豈知讀先儒之書。未嘗不得科第。但不慕富貴耳。近如蔡聞之、黎寧先、皆讀先儒之書者也。而已捷南宮矣。宴曲江矣。居木天矣。是讀先儒之書者。亦未嘗不中也。而況終日役役於舉業者。又未必皆中乎。夫終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嘗不中。又何必舍先儒之書。而役役於舉業乎。或曰舉業可廢乎。予曰不可廢也。程子曰。取其足以應舉斯已耳。若役役焉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從事舉業者。以程子之言爲法可也。視乎蔡聞之、黎寧先之讀書可也。於是或者之言稍沮。然予欲以此言盡告九閩之士。猶恐其不吾信。年先生爲鄉先達。鄉人尊而信之也久矣。盡以吾言告乎。果能信而從之。吾見繼蔡聞之、黎寧先而起者。正未有艾也。

答浙江彭學院

竊惟兩浙爲人文淵藪。而自姚江倡異學以來。天下風靡。識者每有世道人心之憂。不知亂苗之莠。今日尙有存者乎。弟才不如人。學未聞道。嘗慨今時之士。喜圓而惡方。好異而厭常。卑者趨於利祿。高者樂爲頓悟。計功謀利之心日勝。正誼明道之訓不聞。士惟務外學。不知本。近時雖經陸、張諸儒力爲閑邪扶正。喚醒一世之人心。終不若得位遇時。一爲名教之宗主。其德風草偃。足以斬絕根株。廓清霾晦也。此事乃關世道人心。實爲匪小。當今之世。非吾直上。其誰任之。吾輩不出而擔當天下事則已。苟出而得行其志。得爲其事。不大爲整頓一番。救陷溺。扶正道。使一世咸歸一道同風之上理。則平生之所學。謂何。是以古來有志之士。斷不肯依阿淪涊。因人成事。庸庸碌碌。甘與草木同腐也。吾鄉呂忠節公云。天下第一等事

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攜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去何從在老先生必能辨之而弟猶以狂謬之言瀆溷左右多見其不知量然亦可以見弟之自待待人皆不敢處於菲薄也肅此佈復不盡翹跂

復師提督書

語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老先生弟之知己也而存注有加獎飾逾分能無愧憾交幷耶弟思人臣恪供乃職志乎古必戾乎今謹於獨不諧於衆古之君子直己而行動輒得咎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者蓋於理道之間見之眞而守之固孟夫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毅然一大丈夫也弟愚何足以及之然此番蹤迹孤危幸叨聖明垂察得免誣陷早夜圖維敢不益勵所守以報聖恩竊惟主上之愛我方切而世之嫉我益深知己如老先生將何以教之計三吳賦重人稠一切錢穀刑獄案牘叢精所賴以彌盜安民左肩右臂爲我扶持者莫如麾下而又摯誼深情咫尺密邇同舟共濟凡關繫於國計民生者無靳德音下逮弟即如奉令承教於階陛之前也

與冉永光檢討

不奉訓誨者已十餘年回思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時猶依稀若前日事老先生晦明風雨亦曾念及焉否乎弟調蘇以來毫無善狀上之不能有益於國下之不能有益於民利不能興害不能除碌碌因人抱愧實甚老先生獎譽太過以當代名臣相期許愈增愧赧耳世路崎嶇人心不古直道而行便有滯礙弟今

已蹈危陷之途。尙未知將來作何究竟。因思古來觸犯權奸。斷未有得免於禍者。然而弟之所恃者。皇上聖明。斷不使小人肆虐。加害無辜耳。弟從事聖賢之學有年。雖歷年以來。簿書鞅掌。而聖賢之訓未嘗一日敢忘於心。聖賢處事。只論是與不是。得失利害。固有所不暇計。只成就得一箇是而已。況內重則見外之輕。德深則忘遇之淺。弟雖不肖。豈肯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周濂溪先生云。事究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毘陵只一般。弟履險若坦途。惟從事於濂溪斯語而已。

答冉永光檢討

弟愚拙疏嫺。既無匡時之具。又乏趨時之巧。用世處世。俱非所長。而乃羈縻聲利之場。漫廁搢紳之列。信心孤往。又不度德量力。秉正嫉邪。日與羣小爲難。竟遭反噬。幾蹈不測。宦海風波。可畏哉。可畏哉。若非聖天子乾剛獨斷。其能免於禍也。幾希矣。既蒙恩宥。復命督理倉場。受恩深重。感激涕零。正不知若何圖報。始能仰答高厚於萬一也。老先生當有以教我。憶己卯之春。讀書。請見書院。促膝談心。老先生爲予言曰。吾輩今日講道論德。聚於一堂。何快如之。儻異日姓名爲聖天子所知。恐此身不能自由矣。以弟今日之所處進退維谷。回思老先生昔日之言。竟爲左券。老先生亦曾念及否。大抵耽富貴則以位爲樂。效職業則以位爲苦。才短淺而事繁難。其苦更甚。正弟今日之謂也。然弟秉性不合時宜。亦非能久於朝端者。第國恩難負。良心難昧。惟有隨時隨事盡心竭力。以求不負所學。吉凶禍福。非所敢計。獨幸皇上聖明。或不至再遭傾陷。但未知何日復得相聚。如昔促膝談心否耶。

答蔡聞之

去夏過吳門迄今又年餘矣忽接來翰猶如覿面太翁之變適在年兄旋里之後可謂忠孝兩全矣前者訃音至蘇念老成凋謝吾道益孤且使後輩失此典型悲痛不可言已具祭言欲遣人致奠適爲官事所累未獲前往歉仄何似今日正學不明能身任斯道以紹承家學者非年兄昆仲而誰來書云景況似諸生時而貧約亦復不異知不以勢分之榮易吾性分之素謝上蔡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年兄操持豈其或殊歟科場一疏上關朝廷之體統中關士氣之盛衰下關百姓之休戚實有大不得已於中者初非好爲矯激之行也吾人行事著箇道理二字使自隨衆不得所以有此一舉若曰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若孔子所謂仁者之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何敢當何敢當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所恃皇上聖明洞見萬里或不至爲彼所中傷耳若曰不日起用豈猶欲以無柁之舟令其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中乎年兄讀禮之餘講明斯道必有觀感而振興者跂余望之因黃通判之便寄去祭言一幅年兄於太老先生前讀而告之想太老先生當亦鑒此微誠也閩省向稱海濱鄒魯近日同人中有大可望者爲誰使中希爲示及

與蔡聞之

京口唔別倏忽一載殊爲縈念接來書知年兄到家之後遵行古禮訓飭族人激勸交至是亦施於有政之意也幷聞夏閒撫軍敦請主持講席閩中人士當必多所成就忻慰忻慰愚竊有慮者比來士風不古

奔競成俗。砥廉飭隅者。蓋什不獲一二。儻書院立而若輩得廁足其間。殊足爲有志者累。譬若蓬蒿、嘉禾、雜然幷產。收穫必無望矣。似宜嚴加別擇。察其品行之賢否以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至於科舉之業。最足奪志。向在貴鄉時。習舉業者總歸之共學書院。亦稍爲區別。以激其向道之心。年兄以倡明絕學爲己任。所重似不在舉業。第當聽其自爲。勿行禁止可耳。若定期每月三課。沾沾以文藝之高下分人才之優劣。不且胥閭士而揣摹場屋。冀得入彀。置正學於弗問哉。事有遠者大者。不必以舉業爲汲汲也。

與黎寧先

儒者淡泊明志。自是本等。況居清華之地。尤不得不淡泊也。年兄官邸一切拮据之難。聞之甚爲縈念。而僕移撫此地。應接衙煩。供給取之家中。亦覺費力。尚未能代爲謀。奈何。愚意年兄此後交際。或有稍可謝卻者。不妨直情相告。想未有不諒也。若日食齏鹽之外。思欲勉强圓通。取此與彼。知有志者必不爲矣。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盛衰。可不審乎哉。

與臺灣陳巡道

昔人仕宦所至。往往能廟食百世者。惟是爲國爲民之念。眞切篤摯。絕非身家所得而累。有以感動於自然耳。年兄歷官有年。廉勤著績。聲施達乎中外。固知儒術足尚。而吾道之可以有爲也。但名臣建豎。無間初終。宋韓魏公有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年兄從此益懋厥勳。愼終如始。雖古名臣何多

讓焉。朱晦翁告陳同甫曰。眞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年兄勉之哉。

復候補李主政

弟羈縻官舍。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深荷惓惓之愛。三復低回。未免稱許太過。然語語鞭辟近裏。實弟之所願學而未能者也。竊惟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度不才。久當退藏丘壑。溫習舊業。以冀有進。乃冒然膺重大之任。忝風憲之司。與時浮沉。因人俯仰。無所短長之效。見於此矣。夫巡撫立於萬民之上。誰非毗倚吾者。況大江南北。賦重民稠。所懷來而安集之者。非巡撫之責而誰責。今欲令行禁止。勉力施措。而難成易敗。窒礙隨之。實由平日德不足以善身。誠不足以動物。故至此也。吾兄過譽。謂勳猷聲望。可與司空湯潛庵公並駕齊馳。以弟自視。直瞠乎後矣。來示又云。所遇者聽其在人。所守者盡其在己。彼夫人事之暌合。成功之遲速。蒼蒼之中。有主之者。此猶道乎其常也。若此時與其勢。且有不可以終日將奈之何乎。吾黨服古入官。求以行其志也。使但曰潔清鎮靜。在己不易所守。而毫無善狀裨益民生。是所謂爲趙、魏老則優爲滕、薛大夫則拙。亦重違初志矣。弟之才識本自短淺。兼復水火冰炭。從而矯揉挫折之。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此閒惟有決計歸田庶可無貽玷於我良友也。他日儻得一二同志互相講習。重理舊聞。不至垂老頹墮。有道君子且將進而教之。幸莫大焉。聊布區區。以復知己。朔地風高。冀自調護。

與山陽縣徐令

別後殊爲縣念及接來札始悉近況年兄一似乎重有憂者守令之難人所共悉矧處此繁劇之地能不視爲畏途哉然士君子得位行道不論官職大小總可利益民生程子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縣令親民之秩職守甚重縱或不無掣肘猶得爲所欲爲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年兄今日之謂矣夫事無鉅細皆當至誠處之積誠所感自足交孚乎上下至於禍福利害有定數焉非人力所能旋轉願年兄悉置之度外但期隨事盡職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於民中不負所學而已僕自分不才謬膺寵眷拜命以來夙夜祗懼事之難處有倍於年兄者然强自淬厲不敢以多難之餘苟圖宴息有負聖恩也年兄亦見及鄙意否耶

與陳玉立

予才淺學疏過蒙不棄辱賜教益感佩曷可言喻獨是足下所學之妙見道之速予有不能無疑者昔羅整庵先生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大悟其非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前非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竊見大意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迹不涉城市潛心二紀其學遂至大成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

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止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邪。三寓書於陽明。力排其說。陽明強答之而已。予以爲足下所得者。猶是此心虛靈之妙。卽雜整庵幼年所得之道。程子、張子、朱子早歲學焉而棄之者也。惟陽明執而不悟。遂成異學。夫二氏之學。猶各尊其教而不肯從吾儒。今吾儒之學。竟舍聖賢之道。而入於二氏。且以三教歸一之說。混吾道於異端。吾恐此說一倡。爲世道人心之害。非淺鮮也。抑吾更有說焉。三教者、二氏巧立之名色。以抑吾儒者也。且曰釋道、儒則二氏儼然超吾儒而上之。吾儒之所以自立於天地者。以其有人倫之教也。爲二氏之學者。必曰棄爾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清淨之域。獨不思人人盡入於清淨。則人道絕矣。天下尙復有人類乎。吾儒之所以常存於天地者。以其有農桑之業。爲二氏之學者。必曰耕穫可無事。蠶桑可無庸。一持鉢而衣食可得。獨不思人人盡持鉢。則農桑廢矣。世間尙得有衣食乎。二氏之教。不可爲訓也明甚。而其教所以至今不絕者。以附吾儒而不絕也。是二氏者。吾儒之賊。其不可與吾儒幷列又明矣。年翁又以參同契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愚以爲必朱子幼年學禪時所註之書也。不然。諸書皆曰某年成。年譜何以不曰某年參同契成乎。胡敬齋先生云。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敬齋先生篤信朱子者也。豈無所見而云然哉。足下又謂夫子亦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吾夫子所云者。欲人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耳。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足下以己所得之道。卽夫子朝聞道之道。與程子之所解大相懸絕矣。不幾於侮聖言乎。足下又云。得吾道者。口有異

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是足下所得之道。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之所以可貴者。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曰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天下可恃以平乎。足下又謂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予謂即學長生不死。亦必見有長生不死之人。而後從而學之。未有我云能長生不死。人即從我而學之者也。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過也。人之所以足重於世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其年之多寡。即如盜跖而壽矣。至今遺臭萬年。顏淵而夭矣。至今流芳百代。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欲長生不死。將何爲乎。聖道榛蕪已久。今足下以所得相質。故不敢不盡所欲言。非故相牴牾。以蹈同室操戈之譏。如足下翻然悔悟。如維摩庵早歲時。則吾道之明行可冀矣。

復原元功

去歲多事之秋。有勞遠顧。雅愛惓惓。感切於懷。僕奉職無狀。謬蒙聖恩。授以重秩。拜命以來。夙夜祗懼。足下隨時處中之說。僕雖未敢自信。當謹佩之。承惠語錄全卷。僕向未曾徧閱。茲案牘餘閒。讀一二過。大意已悉。殊多見道語。顧其閒向有可商酌處。當與足下詳論之。如篇中所載人能全其虛靈之體、即出衆物而與天地合撰、因其靈以返乎虛等語。不能無病。夫虛靈知覺氣之妙也。周子所謂人得其秀而最靈。當

卽指此。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吾儒義理不明。虛靈便易爲累。所以必要學問思辨躬行實踐涵養省察擴充克治。凡此工夫。無非是踏著實地。不使此心曠曠蕩蕩。毫無把捉。昔賢教人之法具在。並不曾說、因其靈以返乎虛。自異學作用之說興。曰明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總不離虛靈者近是。陸象山之收拾精神。楊慈湖之鑑中萬象。陳白沙謂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知覺言心。欲守此虛靈。以任其所爲。流毒迄今。靡有底止。愚謂義理於人最重。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踰矩。發皆中節。自有依據。舍義理而尙虛靈。則爲空寂。爲狂妄。是卽目視耳聽手持足行頭頭是道之說。足下云云。不致辨於人心道心之介。恐非所以詔後學也。又云。須於靜中究心之本體。事物未接。斂襟危坐。反求其本心。此等語。自是從周子主靜之說來。然只可令奔馳者收其放心。軼志若一向如此。與坐禪入定有何區別。愚按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有云。李先生教人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逮後來大以爲不然。以子思只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也。靜坐體認之說。起於佛氏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杲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是也。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道。多流於此。在昔伊川識破此弊。有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二語最爲確當。不易。朱子晚年亦云。李先生說終覺有病。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不可專向靜中求。又云。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便類禪。只須著一敬字通貫動靜。由朱子二言觀之。知主敬是學者第一切要功夫。靜而存養則靜時敬。動而

省察則動時敬。無時無處不用其力。久之自有把捉。不至猖狂恣肆而入於禪。足下云云。恐亦過信延平體認之說。於程朱內外交養、靜存動察、切實下手處。相背而馳矣。語錄全卷中類此者約計二十餘條。亦不能盡舉。姑略摘一二言之。如不卽行改正。必誤後學。不可不愼也。

與毛心易

昨舟過毘陵。匆匆而別。未獲盡叩其蘊。用是悵然。竊意近世學者。皆爲舉業計耳。足下謝絕舉業。一心聖賢之學。誠近今所難得。舟中讀延陵書院會語。亦多中道之言。獨是揭格物爲宗旨。予不能無疑。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朱子論爲學工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乃爲學之切要工夫。今以格物爲宗旨。予意若不主敬以立其本。是無本之學。而學爲雜學矣。若不反躬以踐其實。是無用之體。而體爲虛體矣。聖賢之學。由本以及末。明體以達用。內聖外王。備於一身。用行舍藏。運於一心。而謂一格物遂足盡聖賢之工夫乎。而謂一格物遂足滿聖賢之分量乎。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格物之前。尙在主敬之功。又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之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己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亦無益也。是格物之後。又有實踐之功。安得以一格物盡之哉。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聖人復起。不易其言。別立宗旨奚爲也。

上叔父

聞邇來多招謗尤。皆鄉親所以教誨我宗者也。叔父但當反己。不可怨人。若情事有關繫我者。叔父但從

寬厚。我之喫虧讓人。鄉親所共知。豈可因我事而使人怨及叔父。於我心如何過得去。昔范文正公歸里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一脈。豈可獨享富貴。我今雖不富貴。衣食麤足。豈可不念我鄰里鄉黨親戚朋友乎。我中舉中進士。鄰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爲我助喜。我殯父母時。鄰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爲我父母祭奠。是人之待我厚矣。且我應童子試。至二十五歲。欲博一青衿而不可得。今既叨中甲科。又受朝廷爵祿。得以光耀祖宗父母。是天之愛我至矣。天之愛我也至。我無以酬之。是負天也。人之待我也厚。我無以報之。是負人也。若天人交負。還成箇甚麼人。我平日講學。原是講明道理。以便身體而力行之也。若口裏只管講行。時卻不照著這箇道理行。講他何用。叔父處事。還有箇最要緊的法。只是要把便宜處讓與鄰里鄉黨親戚朋友。我自家卻喫些虧。這便是聖賢處世道理。至於某弟更要大破情面。向他痛切言之。令其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方好。昔司馬溫公與姪帖云。近除門下侍郎。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墮。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法不公事。擾官司。淩小民。使鄉人厭苦。不然。則我禍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某弟今已三十餘歲。年紀不算小。處己待人。應事接物。俱宜講究。閨家下諸事皆未妥。待人亦刻。昔程大中夫人戒諸子呵責奴婢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某弟何不體人情如彼。叔父代我勸他。著他持身要謙謹。存心要忍讓。這纔是做人的道理。朱夫子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某弟於四本俱失。寧

無慮乎。司馬溫公、宋一代大儒也。身居侍郎。猶且小心謙謹。我既無侍郎之尊。所處之地。更甚於溫公之時。他若不循道理。不止害我。連他都害了。他縱不愛我。獨不愛他自己耶。若能改過。吾家之幸也。終不能改。只得由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到異日有事時。毋謂我言之不早也。